

七真傳卷下

新刊七真因果傳目錄

卷下

- |          |          |         |
|----------|----------|---------|
| 第十四回     | 試凡心屢施叱責  | 順師意常秉皈依 |
| 第十五回     | 示羽化仙師歸隱  | 送靈樞門人服勞 |
| 第十六回     | 大魏村三老叙舊  | 晉安礮一言指迷 |
| 第十七回     | 戲喜紅妙計脫身  | 難渾然當真盤道 |
| 第十八回     | 王玉陽以真復假  | 譚長真說古證今 |
| 第十九回     | 論玄機四言契妙  | 開山洞一人勤勞 |
| 第二十回     | 煉色相烟花混迹  | 說妙偈道念純真 |
| 第二十一回    | 孫不二洛陽顯道術 | 馬丹陽關西遇  |
| 第二十二回    | 友人       |         |
| 分蒲團大道不戀情 | 問相法當面把   |         |
| 人量       |          |         |
| 第廿三回     | 化強梁改邪歸正  | 談至理因死得生 |

七真因果傳卷下目錄終

第廿四回	苦根盡相隨心變	陰魔起幻由人生
第廿五回	真陽足羣陰退散	惡貫盈合家沉淪
第廿六回	祈甘霖回天轉日	施妙術換鳳偷龍
第廿七回	諭吾人諄諄告誡	論修行層層做來
第廿八回	賜鳩酒皇后試道	戴金冠真人吟詩
第廿九回	受丹詔七真成正果	赴瑤池羣仙慶

蟠桃

試凡心屢施叱責順師意常依飯  
子桓

七  
真  
傳



一〇三

新刊七真因果傳卷下

第十四回 試凡心屢施叱責 順師意常秉皈依  
去惡猶如解亂絲 靈心自有解開時  
若教錯用些兒力 萬劫千生莫了期

話說馬丹陽叫邱長春轉來言曰：先生與衆師兄皆改換道裝。方可遠遊。你這個樣兒。仍是俗家打扮。如何去得。我有衲衣道帽。你可穿戴起來。便可去也。邱長春聞言大喜。即時穿上納衣。戴了道帽。又將馬丹陽的蒲團便鏟岩瓢一齊拿上來。趕先生。走了一會。遙見譚、郝等隨著先生緩步而行。長春見鄉間有人吃早飯。他暗想：我們都走得早。未曾用飯。不如我去化些齋飯。供養師

傳。從未化過緣。又不知怎樣化法。管他老着臉。站在人家門口。將岩瓢挈在手中。卻怪黃犬一吠。就有人出來一望。轉身進去。滿滿的掇了一碗粟米飯來。傾在他岩瓢內。長春歡天喜地。又化了兩家。瓢已裝滿。雙手捧着來趕先生。且說重陽先生走了多時。到一大樹下緩息。問劉、郝等。可曾帶得有盤費麼。劉長生答曰：因先生走得太急。我等一時忙迫。未曾向馬師兄討得盤纏。先生曰：既未曾帶盤費。各自化飯喫去罷。我在此等候。四人聞言。各拿岩瓢化齋去了。重陽先生獨坐樹下。忽見邱長春捧一瓢飯來。供養先生。重陽先生怒曰：誰教你來擾我。我受不起你這供養。長春再三啓請。先生全然不理。少

時。劉、郝等各化得有些齋飯來請先生用。先生將劉長生所化之齋喫了一些。便不用了。他們俱已食訖。同齊起身。行了十餘里。天色將晚。見路旁有座冷廟。即進廟去。打掃潔淨。鋪下蒲團。打坐一夜。

次日師徒六人。又往前行。邱長春在後邊沿路化齋。遇著一家善人叫他喫飯。長春曰：我有師傅在前面。他老人家未喫。我焉敢受用。那家善人說：這也無妨。你且去喫。我與你另收拾些潔淨齋飯。拿你岩瓢裝著端去。供養他也不爲遲。長春見他說得有理。便上席去飽餐一頓。然後下來與善人道謝。果見岩瓢滿盛齋飯。雙手捧着。往前趕來。見先生相隔不遠。只叫師傅慢走。弟子

送飯來了。重陽先生裝不聽見。只顧前行。長春  
放大步走來。趕上先生。將飯食奉上。先生將飯  
食看了一眼說：此乃一家之食。我無功可受。豈  
不問一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乎。長春聞先生之  
言。默默無語。轉眼之間。先生往前去了。心想  
把飯還那善人。一去一來。耽擱路程。想喫了肚  
腹又飽。無奈何。掇着岩瓢。隨後而來。端得兩  
手酸麻。周身流汗。方見衆師兄同先生坐在前面  
石上用齋。幸喜他們所化飯食甚少。他即將這一  
瓢飯。與他們奉上。一人喫上一點。纔把這飯吃  
完。是夜又宿古廟。長春心中暗想。我師傅是陝  
西人。不喜飯食。愛吃饅麵。我明日去化幾個饅  
來供養於他。是夜主意打定。



到了次日。果然化得幾個白麵蒸饅來敬先生。重陽先生怒曰：我原說不喫你的。你苦苦擾我。卻是爲何。說罷。將岩瓢奪過。往地下一拌。險些把岩瓢摔破。那幾個蒸饅滾在坎下。邱長春忙將岩瓢拾起。把蒸饅撿入瓢內。看先生時已走遠了。他即隨後趕去。看官你道重陽先生。爲何這般凌辱長春。因他是幼年學道。不比劉、郝、王、譚是化了氣質的人。若不深加琢磨。焉能使其成器。正所謂磨他總性。誰知長春根基深厚。屢受叱責。並無一點怨恨之心。

閑言少敘。又說王重陽先生師徒幾人。走了兩月有餘。是時天道寒冷。他們在鄉間。化得有幾捆柴草。是夜雨雪。十分嚴寒。他們取了一些柴草

來燒火烤。重陽先生一見心中作惱。走來將那幾捆柴草。一齊拋入火內。霎時燒著烈燄騰騰。火星亂飛。重陽先生拿着便鏟。將柴草按了幾下。火燄頓減。濃煙亂冒。熏得他們走投無路。廟子又窄小。風又往內吹。邱、劉等被燻不過。只得出山門外避一避烟。一個個揉眉擦眼。都說好烟人。好烟人。先生見他們出去。即將山門閉了。把蒲團移於門下抵門而坐。他們在外站了一會。到不烟了。卻又寒冷起來。轉過身推門。那裡推得動。又不敢喊叫。都在廊簷下坐着。忽一陣雪風吹來。冷得他們幾個戰戰慄慄。劉長生說：先生傳得有火工。我們大家何不做一做。以消嚴寒。

邱長春與衆道友做起工夫來。閉息聚氣。搬運起來。不一會。不惟不冷。反覺熱起來。少時天色明亮。見山門已開。大家入內。只見先生坐在蒲團上。怒而不息。向他們言曰：汝等畏熱懼冷。貪生怕死。棄真求假。貪烤假火。而不肯運真火。苟圖安然。而不深用工夫。這般懶散。如何修得成道。若不重重杖責。畢竟始勤終怠。說罷即命王玉陽把戒尺拿來。每人責打二十。以戒將來。劉、郝等聞言。面如土色。不敢回言。邱長春跪在先生面前說道：這是弟子一人之錯。與衆師兄無干。我情願受責。望師傅赦卻他們。先生曰：聽汝這樣說來。敢是願替他們挨打麼。邱長春答曰：正是。重陽先生曰：既是你願替他們受責。每人二十。總數算來。該打一百。劉、郝等齊

來求饒。先生嘆曰：汝等互相告免。吾焉有不釋之理。但下次不可如此。恐自誤前程也。說罷。即將戒尺丟在地下。又對劉長生曰：我一時性起。執意南遊。至此興盡。仍欲北還。即刻起程。勿容擬議。

說罷。便往外走。邱、劉等慌忙收捲蒲團。拿著便鎗。與那看香火的老漢告辭已畢。隨後來趕先生。仍由舊路轉回山東。不日到了寧海縣。來在馬家庄。邱長春先去報與馬丹陽得知。丹陽慌忙出來迎接先生入內。仍在後面茅庵住下。一向無事。不必細言。過了月餘。那些門人聞聽先生歸來。一個個又來學道。依然熱鬧起來。先生想出一個妙法要遣散他們。不知如何遣法。且看下回

分解。

不將假意遣開去，焉得真心悟道來。

示羽化  
仙師遙  
隱送靈  
樞門人  
服勞  
子樞



七  
真  
傳

一〇九

第十五回 示羽化先生歸隱 送靈樞門人服勞

風旛動處原非真 本性圓明是法身  
解得拈花微笑意 後來無處著纖塵

話說重陽先生見那些學道之人。依然聚集。察其中並無真心向道之人。不過徒沽虛名。指道爲由。欲人知他在修行悟道。其實並無一點道念。若不使他散去。久必以假亂真。使法門不得清靜矣。想出一個妙法來。點了一點頭。忽然大叫幾聲。不好不好。驚得那些人齊來相問。先生曰：我不該出門。在路上受了暑溼之氣。使我心頭結鬱。身上起泡。解衣與衆人看。果然心頭腫起。渾身是泡。慌得馬丹陽與邱、劉等忙去求醫尋藥。一連請了幾個名醫。用過妙藥數劑。總不效驗。又

過兩日。泡皆潰爛。膿水交流。臭氣難聞。那些學道修行之人背地私議說：重陽先生定然無道。自身難保。焉能度人。病都卻不了。怎得成神仙。我們各自回去罷。免得耽誤大事。於是陰走一個。陽走一個。不上兩日。走得乾乾淨淨。只丟下邱、劉、譚、馬、郝、王、六人。日夜服伺。先生見衆人走完。遂叫他們六人近前。吩咐曰：我明日午時必死。但我自到此來。把馬鈺一項銀錢。被我周濟貧苦。又幫湊別人埋葬嫁娶。以及遣嫁使女丫鬟。圓成家人小子。一切奩粧聘禮。化費銀錢若干。又供養這些來學道的人。一兩年故此將銀錢盡行用完。如今庫藏一空。我死之後。若辦喪事。必要當田賣地。但依我吩咐。不許



化費銀錢。我若死時。也不須悲哀啼哭。休得祭奠開弔。只要幾塊薄板。裝着臭皮囊。使邱、劉、王、譚、郝五人。輪流抬回陝西樗縣。終南之下。繩索斷處。是吾葬身之所。不得有誤。若背我言。我必不安。邱、劉等聞先生之言。唏噓欲泣。重陽先生曰：勿作此兒女之態也。先生雖如此吩咐。邱、劉諸人。不免含愁生悲。自不必題。到了次日午時。先生衣冠整齊。端坐蒲團之上。喚邱、劉、譚、馬、郝、王六人近前講曰：性命雙修之法。要內外俱有。缺外功則德行不全。缺內功則本源不清。夫外功者平生居心。須使無虧。一言必謹。言有功也。一行必慎。行有功也。一事不苟。一介必嚴。莫非功之所積。功之

所推。夫內功者何。惺惺勿致於昏昧。防意如防  
城之險。空空不著一物。守心更比守身之嚴。時  
而天人介於幾希。天人即交戰之會也。吾將內功  
重而言之。蓋內功不可以色見。不可以相求。不  
可以僥倖。不可以苟安。掃去一毫之色相。即有  
一毫之陽生。掃去無端之色相。即有無端之陽生  
。將色相掃盡。不留些子芥蒂。則純陽之體也。  
有等修道者。非不信心堅固。而弊在速成。工夫  
未到。便思證果。又有習吾道者。非不加意盤旋  
。而弊在安閒。日日淹淹欲睡。時時悶悶不樂。  
精神不振。艱於行持。不肯用工。豈不知一長一  
技。用盡無限心機。方得隨心應手。半絲半縷。  
費盡了許多氣力。方稱心而足意。豈學神仙者不  
下苦工乎。

重陽先生說畢。又取一書。名曰『韜光集』。乃先生親手所著。內有晦跡之道。隱逸之妙。付與馬丹陽曰：汝等六人。當於其中探討至理。知之非難。行之爲難。必勉力行之。方無負我心。汝孫道友。道果將熟。不必掛念。只有邱長春功行尚少。汝當指示一二。劉長生色相未能盡空。另有一番波濤。郝太古東遊西返。所見之處。即了道之地。譚長真遇顧而通玄。王玉陽逢姚以入妙。邱長春石番溪邊苦根盡。龍飛門上大丹成。重陽先生說罷。一笑而逝。

邱、劉等謹遵先生遺訓。不敢聲張。依法入殮。用繩索將棺捆定。尋了一根杠子。兩個橫檐。到

了次日辰早。邱、王、譚、郝四人。抬起靈柩便行。劉長生揹着行李。隨後走來。馬丹陽送了二十餘里。臨別之時。在身傍取出一包散碎銀。約有四五十兩。交與劉長生曰：家中銀錢。被先生做好事用盡。一時備辦不出。只有這點散碎銀。以作盤費。路上簡省一二可也。得夠葬師之後。急速轉來。咱們師兄道友。同在一處修行。劉長生將銀接過。遂與丹陽分離。行不數里。見有許多人拿著寸香片紙攔路祭奠。劉長生近前一看。都是先生門下學過道的那些假修行。劉長生遂一稱謝。誰知重陽先生在生之時。生平見不得假修行人。今日仙逝真靈不昧。見了他們。猶然犯惡。從棺木內放出一股臭氣。臭得人人掩鼻。個個發嘔。站立不住。胡亂磕了幾個頭。一齊走了。

。那臭氣也息。

邱長春與郝太古等擡着靈柩。仍往西行。走不上十餘里有人攔路送飯。邱、劉等以爲與先生往年有交識之人。今聞先生歸天。特送頓把飯來。盡個人情。不足爲怪。忙放下靈柩。便來喫飯。喫罷。道了一個謝字。擡上又走。行不多時。見路旁有座古廟。便抬不動了。即將靈柩落坪。在廟歇宿。次日天明。又擡到了早飯時候。又有人攔路送飯。午飯時候。也是一般。天晚即有冷廟棲止。如此走了月餘。要隴陝西邊界。邱長春暗想這事。可不奇怪。天地間那有這般湊巧的事。近處以爲是先生相識之人。盡一盡情。未可料得。如今走了許多遠。還有人攔路送飯。其事真乃奇。

異。我不免悄悄問個緣故。心中正在默想。時當  
晌午。忽有人送飯來。請他們喫。劉、郝、王、  
譚與那人道謝畢。即取碗筷用飯。邱長春把送飯  
之人。扯在一邊問曰：你怎知我們到此。送這飯  
來與我們喫。又是何緣故。那送飯之人說：從早  
有一位穿黃衣的老道長。在我們村裏來募化說。  
他有五個徒弟。從山東送靈柩過此。要擾主家一  
餐。我那主人最是好善。聽了此言。故使我送飯  
至此。

長春聽罷。記在心頭。到次日早飯時節。推說肚  
皮疼痛。要往前村討碗滾湯喝。求劉長生幫擡一  
肩。長生應允。便將行李交與他。接過杠子抬着  
。邱長春揹起行李。放開大步往前走有數里。果

見一位穿黃道袍的老人。像是先生模樣。往前村裏去。邱長春趕緊幾步。跑到跟前。一手扯着道袍。跪將下去。口叫：師傅慢走。徒弟在此侍候。重陽先生掉轉身來。怒容滿面。責長春曰：你這造業徒。不知天地盈虛。消息晦跡之道。一昧施逞乖巧。漏洩仙機。以此推來。日後又要多用三年煉魔之功。是自取其咎也。言畢化清風而去。長春正在悔悟。又見靈樞隴了。忙去接過杠子抬上。仍將行李交與長生。自此以後永無人送飯。若不是馬丹陽所送銀兩做盤費。難免受餓。又走了半月。始到長安。由樗縣而傍終南。忽然繩索齊斷。靈樞墜地。長春用目一觀。見前面村外站立一位老翁。即走去施了一禮。未及開言。那老翁反問曰：你們可是從山東抬靈樞回來麼。邱

長春答曰：正是。老伯何以得知。老翁曰：我昨夜夢見王孝廉說他已死。徒弟五人抬靈柩。從山東到此。要求我捨一穴之地。埋葬其身。我想昔日與他同在省城科舉。咱二人甚是知交。遂隨口應允。我又問他幾時埋葬。他言今日午時。我醒來方知是夢。半信半疑。出來看望幾遍。纔見你們抬着靈柩。正落在愚老地上。長春亦將先生繩索斷處。是即葬身之言。對老人說了一遍。老翁甚喜。即入內去喚了幾個莊漢出來。各帶揪鋤擢箕等物。來在靈柩跟前。將棺移過。即於其處打井安葬。頃刻累成大墳。邱、劉等叩謝了老人。又與衆莊漢道勞。那老人又請他們師兄弟友到村內。款待了一頓齋飯。然後邱、劉等與老翁告辭。又問明大魏村路徑。大家打一個拱手而去。不



知此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送師西歸大事畢 訪道東行真道成



第十六回 大魏村三老談往事 晉安礮一言指

迷途

萬轉身如不動舟 風翻浪湧便難收  
臨流執定篙和舵 一路輕帆到岸頭

話說邱長春同衆師兄到了咸陽大魏村。見屋宇破  
壞。村落荒涼。有三位老人。坐在一個廟宇門口  
。長春上前深施一禮。便問王孝廉的居宅。內有  
一位鬚髮皎然的老人便說：你問王孝廉的居址。  
敢莫有啥瓜葛。邱長春曰：他是我們的師傅。在  
山東傳道。羽化昇仙。我們幾人送他靈柩歸來。  
昨在南山之下討地安葬。今者欲回山東。故到此  
問一問他家人口。可以平安否。

老人聞言。嘆了一口氣說：「你師傅是我宗兄。我排行第三。人呼我爲王三老。自我宗兄離家之後。周氏嫂子憂慮成疾。因病身亡。他兒子秋郎。跟着岳父去了。一年半載回來一遭。他家現時無人。長春又問：這村子如何恁般敗壞。王三老又嘆了一口氣說道：自我宗兄走後。村內莫當事的人。他們都是各顧各。有事來了。無人出頭料理。自隨別人搞搯。故此越搞越爛。越奸越窮。竟將這村子敗壞。後來聽說孝廉成了仙。都說他把風脈拔去。輕輕將這罪過移在他身上。

長春又問：怎知他成了仙。王三老指著廟宇道：這是南北幾村。與他修的廟。你們進去一看便知。長春同衆師兄進得廟來。果見上面塑的師傅神

像。儼然如生。齊上前禮拜。見匾額上寫著「挺乎人豪」四字。左右對聯題曰：『顯道術於咸陽。噴酒滅火。垂恩光於故里。施符驅瘟。』

邱、劉等看畢。不知其故。便問三老怎樣驅瘟滅火。三老曰：那年我們這一方瘟疫流行。傳染甚重。人人驚恐。忽有一位黃衣道長。硃書靈符。遍施鄉村。並不取分文。得此靈符貼於門上。瘟疫頓消。又聞人言咸陽市上起火。燒着民房。撲之不滅。見一位道長。也是身穿黃袍。從酒店內出來。手中擎着半杯酒。喝了一口。向火噴去。其火自滅。市人感他救火之功。都來問他名號。他言三橫一直走姓。三士張口爲名。說罷。飄然而去。轉眼不見。過後有人識破這兩句話語。三

橫一直王也。三士有口嘉也。說他定是王嘉。這話傳到我們村裏。方知他成了神仙。我們有個族嫂。人呼爲王媽媽者。臨終之時。也說孝廉叔子。身穿黃衣。來接我去。故此南北幾村。感他護庇之恩。倡修這座廟宇。以酬其德。左壁廂懸有木牌。以紀其事。一看便知。劉、邱等同到牌下仰面讀其文曰：蓋聞有勤勞於國者祀之。有功德於民者祀之。我村王公諱嘉。異人也。幼年讀書。壯歲習武。自舉孝廉後。托病中風不語。人莫窺其動靜。養病一十二年。未出門前眺望。志一旦失去。不知何往。四處探訪。渺無蹤跡。嗣後症起瘟疫。公施符救免。保全性命頗多。鄉人均沾惠澤。又於咸陽市上喫酒滅火。謎語留名。度寡嫂而升天。祐

鄉人以多福。公既不忘鄉里。而鄉井之人。豈負公哉。況有驅瘟滅火功德。於民祀之。未爲不可以。故邀集鄉人公議。倡修殿宇裝神像。歲時祭祀以酬其勞。是以云爾。

邱、劉等看畢。嘆曰：先生神機莫測。變化無窮。非我等所知也。又見王三老向着一個小廝耳邊。不知說了些甚麼語言。小廝點頭而去。少時同一莊漢。提着一個簣子走來。內裝麵食之類。請他道友幾人受享。劉、邱等纔說了一個謝字。三老曰：勞你幾位送宗兄靈柩還鄉。又來探望他家。無好款待。不過便飯。當不得一謝。邱、劉等見他這樣講說。即來喫飯。是夜歇在廟中。便有許多人來相問。次日天色將明。有七、八處送飯。

食來。他們道友幾人。那裏喫得許多。不過每家用上一點。領一領情。劉長生與衆道友商議。將馬丹陽所送的盤費銀。還剩有十餘兩。拿來交與三老。以作培補先生廟宇之用。衆道友稱善。遂將銀交與三老。說明其意。王三老將銀收訖。邱、劉等即告辭起身。離了大魏村。走有十餘里。到一大樹下。大家坐着緩息。譚長真曰：我們送師西歸。大事已妥。若再到山東。也不過把馬師兄飯吃些。錢用些。也當不了啥。常言道：世無不散的筵席。又曰：道不戀情。戀情非道。久在一路。豈不聞三個成羣。五個結黨。反惹物議。大有不便。不如各走一方。得以自由。王、郝等曰：師兄之言是也。於是劉長生往東南而去。王、玉陽西南而去。譚長真往南走。郝太古向東行。



邱長春見他們把幾條路走完。他也無走處。就在這陝西地方。募化度日。苦志修行。這且不表。單說郝太古遊到晉地。見一座石礮有八、九洞。礮下根腳。俱是生成的磐石。每到秋冬河竭水枯。常有那逃難飢民在礮下歇宿。郝太古見礮下甚是潔淨。正是水枯之時。他便在礮下打坐。起先無人知覺。倒也清靜。後來漸漸有人知曉。遂惹下牽纏。感動了近處居民。見他終日打坐。知是修行之人。故此常與他送些饅餅餅。他怎麼喫得許多。剩下的就堆在面前。被那些鴉雀老哇。你琢一片。我琢一塊。飛在半空。或掉下來。落在水內。或墜於路上。那些小娃子看見。便撿來喫。尋蹤捕影。來在礮下。到太古面

前頑耍。見他坐着不動。猶如泥塑木雕一般。那  
些小兒來耍熟了。就把他當菩薩耍蓋廟。便撿了  
些石頭瓦塊在兩邊。砌起做牆。又折些樹枝在上  
面爲樑。扯了些草蓋著。每日在家中喫了飯。便  
邀約一路到礮底下來。向着郝太古磕頭作揖。嘻  
笑喧嘩。鬧個不休。郝太古是有涵養的人。並不  
在意。恁他們翻騰吵鬧打跳。總不瞅睬。這也算  
得鬧中取靜。不爲無益。

一日。前村辦觀音蓮臺會。那些小娃子看會去了  
。甚是清靜。郝太古見一人在礮下磨磚。磨一會  
。又拿起向臉上照一照。照一照又磨。磨一磨又  
照。如此數十次。把一塊磚磨消化了。又取二塊  
來磨。郝太古見他磨了半日。以爲把磚磨個甚麼

器皿。今見他將磚磨成泥漿。毫無所用。又欲磨  
二塊。恐他白用工夫。有心指撥於他。遂問那磨  
磚人曰：你磨這磚。意欲做個器皿乎。其人答曰  
：然也。郝太古便對他說：你要做器皿。先須立  
個成心。或鏟高而削平。或取方而就圓。依乎規  
矩。方成巧妙。你今不取法則。胡亂磨。怎得成  
功。我且問你到底磨個啥器皿。其人答曰：我想  
將磚磨光亮。做個鏡兒。早晚照一照面容。郝太  
古聞言笑曰：磚乃瓦尼。非銅非鐵。焉能磨得光  
亮。豈不白費工夫。那人大笑曰：依你這樣講說  
。我這磚既磨不成鏡。你那坐又焉能成仙。你如  
此枯坐。無異我之磨磚也。郝太古聞言。猛吃一  
驚。慌忙站起身來。急趨上前。意欲請教。那人  
飄然而去。不得與之言談。郝太古知是異人到此

。指點枯坐無益。收拾行李。離了晉安礪。望幽燕而去。有詩嘆曰：磨磚枉自用工夫。靜坐孤修氣轉枯。兩下俱爲費力事。一言提醒破迷途。

不表郝太古北遊。又說長真南行。一日來在隨州之地。天色將晚。並無古廟涼亭。又莫招商客旅。見路旁有一座大莊院。房屋甚多。意欲前去借宿。隨便化點齋吃。將走到莊前。只見門內出來一人。像似掌櫃的樣子。此人姓顧名足成。號裕豐。昔年也是好道之人。因被那些不學好的道友丟登子。裝神仙偷哄他錢財。上了好幾回當。所以見不得道士。正是前頭打沙子。嚇怕後頭人。且說顧裕豐見譚長真往莊上來。便高聲喊叫道：

道長不肖來。我這裏僧道無緣。譚長真將他看了  
一眼。意欲開示於他。不知他受不受開示。且聽  
下回分解。

若要別人信服我  
須將我事信服人

戲喜紅  
定計脫  
身難渾  
然當真  
盤道

子桓



七  
真  
傳

二二五

第十七回 戲喜紅定計脫身 難渾然當真盤道

心境原來要朗明 莫因一事誤平生  
昔年曾被假人騙 今遇真人認不清

話說譚長真見顧裕豐有幾分善氣。意欲開化他。誰知顧裕豐不等他開口。先就說是：道長。不必多言。你們那些話我是聽厭煩了。你就說來。我也不信。我是被你們哄怕了。那有甚麼修行人。依我看來。盡是苟圖衣食之輩。說罷。竟入內去。再不出來。譚長真聽了這言話。把道門說得全無道氣。有心丕振宗風。抬頭一望。天色已晚。他就在莊門口打坐。到了天黑時候。那些莊漢催逼他走開。提了一桶冷水。依門口潑濕。依舊進去。將門閉了。

譚長真見他們如此作惡。便不到他門前去。即於路旁打坐。是夜天又下雪。堆積尺餘。天明之時。那些莊漢出來一望。見譚長真坐在露天壩裏。周圍白雪堆積。卻怪他身邊毫無片雪。即報與裕豐得知。顧裕豐聞言。親自出來觀看。走攏他身邊。覺得熱氣迎人。知是有道之士。即請他入內。待以客禮。說是：非我不信道。只因道門無好人。像你老人家這樣苦志修行。誰不尊敬。我今願供養你。就在我家中住下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都喜歡。我明日選一個良辰。要拜你老人家爲師。不知你老人家可應允否。譚長真本要開化他。今見他畧起信心。猶未大於敬信。如何不允。於是點頭應允。顧裕豐大喜。即命家僕在



後面打掃一間房子。即請譚長真入內。打坐參玄。每日齋茶齋飯。供養不缺。又使丫鬟喜紅常與譚長真端湯遞水。真乃道尊德貴。妙理無窮。

光陰迅速。經過大半年。不見顧裕豐來求道問埋。揣他心意是好道。並不是學道。欲使人受他供養。替他造福。替他修行。他卻受享現成福德。譚長真識破這個機關。便不願在他家受這供養。屢次告辭欲行。顧裕豐苦苦相留。那裏肯放他走。反吩咐家中人等小心看守。故此譚長真連走幾回。都被他們擋轉來。譚長真因爲走不脫。便想出一條妙計。必須如此。方能走也。少時喜紅送茶來。譚長真故意將她手腕捏了一把。說：妳這手兒好白淨呵。令人愛煞。喜紅臉上發赤。勉強

答曰：白得如漆一樣。師傅休得取笑。說畢。便往外走。竟到上房。說與顧家娘子得知。這娘子即對丈夫曰：譚師傅調戲我們的丫鬟。也非正經修行人。可使之去。顧裕豐聞言不信說：這是喜紅不耐煩服侍他。故造成這些浮言。娘子見丈夫如此說。反將喜紅罵了幾句。喜紅不敢再言。過了兩日。顧裕豐見喜紅與譚長真送茶去。他卻跟在後面。窺其動靜。果見譚長真挪住喜紅的手。笑容可掬。說道：妳這手兒如玉之白。似綿之軟。真愛煞人也。裕豐在外一聞此言。心中大怒。便要趕他出去。又想他曾屢次欲走。是我再三相留。今又逐他。顯我不仁。不如寫幾句話兒貼在壁上。等他看見。他要知趣。定然自去。我只吩咐手下的人。不必攔擋他。便是好主意。不表顧

裕豐暗裏鋪擺。又說譚長真次日坐到早飯後。不見喜紅送茶送水。知是計已用靈。即走出來一望。見門上貼着一張紙帖兒。上寫着四句話曰：

西風盡夜飛雪花  
冷坐蒲團形影斜  
休羨今朝手似玉  
迴思曩昔身如蛙

譚長真看罷。笑了一笑。走進房內。見桌子上有筆墨。取筆在手。復出外來。向他紙帖上也寫了四句話。寫畢。入內收拾單行。一直跑出堂前。連叫了兩聲謝。無人答應。竟出莊門向南而去。遊了兩年。始往北還。此是後話不表。又說顧家那些奴僕。因主人曾吩咐譚道長出來。不須擋他。儘他自去。因此見譚長真出來。都各迴避。待他走後。方報與主人得知。顧裕豐聞言。來在後

面。見他原紙帖上。添了四句話在尾後。你道那四句。

休言雪月與風花  
心正豈愁形影斜  
不說喜紅手若玉  
此身定作井中蛙

卻說顧裕豐見了這四句話。方知譚長真調戲喜紅。是脫身之計也。嗟嘆不已。此話不講。又表王玉陽自大魏村與衆道友分離之後。遊到房州地方。這房州北路有位官人姓姚名崇高。曾做過新安遊府。因看淡世情。告職還鄉。樂享田園。生平最是好道。見了出家人。就如遇親人一般。管他有修行無修行。都要談敘一談敘。他側近有個『遇仙觀』。觀內住持。也是道家。凡去來僧道。常在觀裏留宿。他曾預先囑吩觀主。凡有修行學

好之人。必通知於我。觀主應允過了。一天。來了一位。不僧不道的修行人。自稱有道士。嘗在人前賣弄精神。說他有九十六歲。曾遇着張三丰數次。又會過呂洞賓幾回。達摩是他師傅。濟顛是他良朋。也會坐工一兩天不倒單。那日來在遇仙觀。說了些度人無量的話。觀主聽入了耳。問他姓名。他言號叫渾然子。觀主即引他去見姚老爺。一見面。他就說和尚是色中餓鬼。道士是氣中魔王。也成不了仙。作不了佛。要像我這個樣兒。能把萬事看破。一塵不染。才算當真修行。習吾道者要活幾百歲。姚崇高聞聽此言。心中大悅。便拜他爲師。留在家中供養。那老兒說話全無避諱。句句鄙薄僧道。其時遇仙觀

的道人在側。聽見他談論僧道。心中不服。暗想：這老兒好不懂事。我好意薦他來受供養。他全不顧人臉面。當着我就謗毀僧道。不知但揭房上瓦。且看簷下人。他只圖姚老爺尊敬他。卻把我們來輕賤。必有另尋一個會打坐的人來。把這老兒鄙薄一番方遂我心。想罷。即辭了姚老爺。回到觀內。

過了幾日。恰好王玉陽來投宿。觀主見他氣宇瀟灑。必是有道之人。又見他終日打坐。精神爽快。要駁倒那老兒。離不得此人。欲與他說明。恐他不去。心生一計。即對玉陽說：姚老爺家內來了一位大修行人。能坐十餘日不倒莊。我欲同道友一路去訪他一訪。不知道道友意下如何。王玉陽

聞言甚喜。遂與觀主同至姚府。門公即進內通傳。姚崇高親自出來迎接。同到客廳待茶。未及言談。忽見一個白頭老人走將進來。王玉陽將他一看。這老人生得粗眉細眼。鼻仰顴高。唇齒掀露。面方耳長。畧拖幾根鬚鬚。頭披幾根白毛。像個老婆子形。走進來。在上面椅子上坐下。觀主即與王玉陽講這位老先生。便是我對你說的那位大修行人。王玉陽聞言。即上前與他見禮。那老兒昂然不動。把王玉陽全不放在眼裏。說：你這道友。或是栽花。或是插柳。王玉陽茫然不解。未及回答。那老兒又問：你可有了妻室麼。王玉陽只說問他在俗的話。便隨口答曰：妻室倒有。如今拋別在家內。渾然子呵呵大笑曰：枉自你出家一場。連這幾句話都不知。我與你講。栽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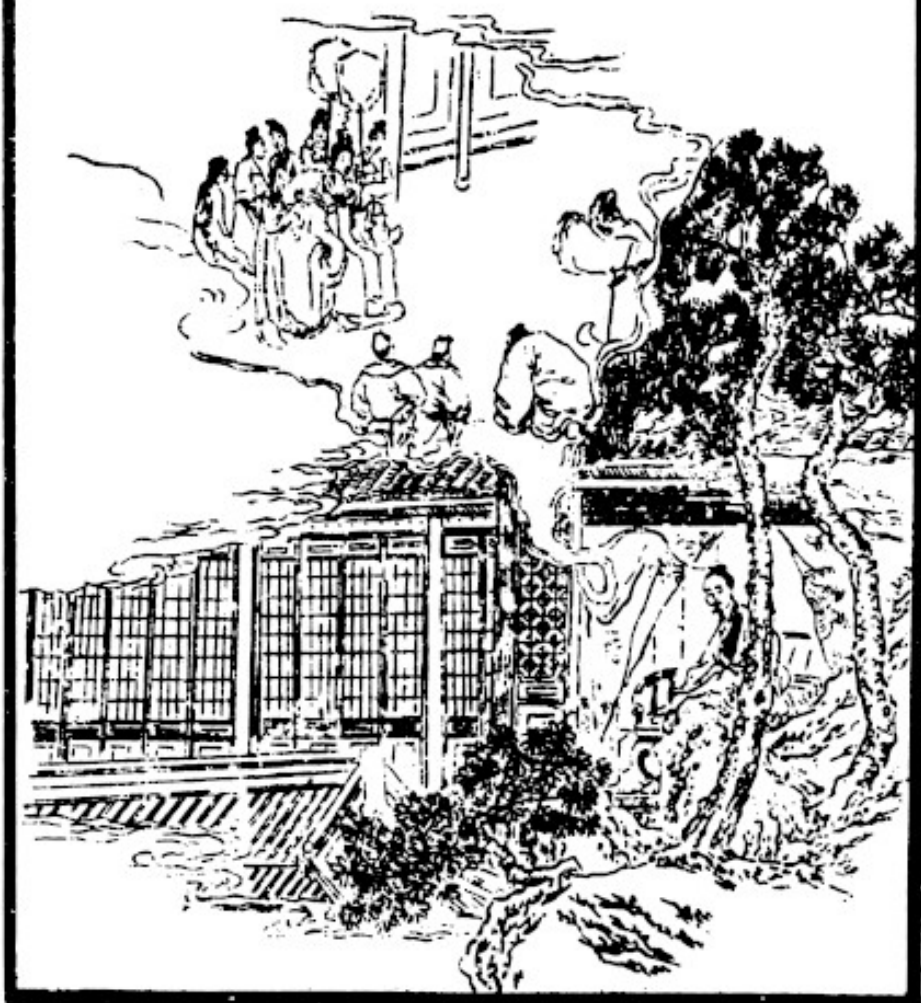
少年出家。插柳是中年出家。問你有妻室。是言  
可得了真陰消息麼。你答我以世俗之語。是不知  
道也。若再問你懷胎之事。你更不懂。

這渾然子當面搶白人。王玉陽倒不介意。怎經得  
觀主臉上早已失色。王玉陽見觀主臉兒羞得通紅  
。不得不辯論幾句。大家顧一顧體面。乃笑而問  
曰：適纔老先生言說真陰。這真陰果係何物。又  
說懷胎。但不知胎從何處而結。所懷者又是何物  
。渾然子一時答應不出。啞然笑口：玄機不可洩  
漏。豈可與汝輕言。觀主見那老兒強言。知他不  
曉。便對王玉陽曰：道友只管講來。量他不知。  
不要問他。但不知王玉陽講些甚麼。且聽下回分  
解。



屢次誇大話  
一問答不來

王陽  
以真服  
假  
譚長真  
說古證  
今  
子桓



一三三

第十八回 王玉陽以真服假 譚長真說古證今

聞說西方種異蓮 花開十丈藕如船  
靈臺自有祇園樹 本地風光即佛天

話說王玉陽幾句切要的話。將渾然子駁倒。回答不上。觀主在一旁拍手大笑。催王玉陽只管說來。不必作難他。量他也不能知。渾然子見觀主說他不知。便要作怒。王玉陽即爲之解曰：老先生非不知也。不肯言也。小道敢將此理說來。大家參詳。看是也不是。夫真陰真陽者。陰陽二氣也。真陽之氣藏於肝。真陰之氣聚於肺。肝者木也。聚魂之所。肺者金也。藏魄之地。金爲兌女。木爲震男。木旺於東。金產於西。故喻以東家郎西家女。而欲使金木相逢。魂不離魄。魄不離魂。

。如夫戀妻。如妻依夫。此即陰陽會合之理。渾  
然老先生問我可有家室之話也。然必要借黃婆勾  
引。方得相見。黃婆者真意也。言是必借真意會  
通。可使金木兩無間隔。方能如夫妻之好。意屬  
土而多情。其色黃而好動。故喻之爲婆。東西往  
來。會通兩家。如媒妁一般。懷胎者是言真氣凝  
結於丹田之內。如有孕之狀。真氣具足。發現於  
神。故曰神爲氣之子。氣乃神之母。故有嬰兒降  
生之言。到此地步。大丹成也。可與天地同老。  
日月同休。

姚老爺聞此言。稱讚不盡。渾然子恐怕王玉陽把  
他飯碗奪去。乃大言曰：有德者不必有言。有言  
者不必有德。要敢與我做坐功。要三兩日不沾茶

水。方算有功夫。王玉陽笑曰：多的日子小道便不能坐。若說三兩天。愚下願奉陪。說罷。兩個便賽起功夫來。就在客廳鋪下氈褥。並肩而坐。渾然本能坐三兩日。不沾茶水。只因要與玉陽比賽。已着了一點忿恨在心。遂致坐不安寧。生出許多煩惱。一時要想喫茶喫水。一時又去出恭解溲。一日下單幾次。坐到第二日。便坐不住了。竟下坐尋飲食喫。打起瞌睡來了。睡得鼻鼾連天。王玉陽硬坐到第三日。方下單來。反覺神清氣爽。姚老爺再三誇獎說：師傅坐工。老先生不能及也。王玉陽曰：非老先生不及我。因他年紀高大。人老氣衰。若我到他那般歲數。只怕坐半日也不能耐。渾然子聞說。心頭悅服。重來與他談敘。不敢自高自大。漸漸虛心下氣起來。

王玉陽在姚府住了幾日。也教了他幾段玄工。兩下甚是相得。一日。王玉陽推說到遇仙觀取單行。一去數日。不見回來。姚崇高打發家僕去問。觀主說他當日回來。當日便走了。姚老爺聞聽此言。跌腳長嘆。自謂無緣。渾然子亦有不捨之意。丟下王玉陽之事。又表劉長生自與衆道友離別之後。南遊一遭。復往東魯。在泰山精修三年。得成正果。飛昇上界。赴宴瑤池。參拜王母。見王母身後有數十輩仙女簇擁。容顏殊妙。世間罕有。難描難畫。可愛可羨。未免一念之動。將衆仙女偷看了一眼。王母問曰：汝瞧她們。意欲何爲。

。劉長生聞王母之言。自知失禮。惶恐謝罪。俯  
。伏奏曰：臣偶見霓裳飄舞。彩袖展揚。無意之間  
。將仙女瞧了一眼。其實並無別意。望慈顏赦宥  
。王母責曰：人我猶存。色相未空。縱使金丹成就  
。不能超凡入聖。可再下凡間。苦修苦煉。即命  
。仙官送下。南天仙官奉了王母之命。領着劉長生  
。來至南天門。劉長生正要乘雲氣而下。早被仙官  
。推了一掌。跌下南天門去。忽然驚醒。纔是夢幻  
。回思瑤池之事。真乃一念之差。況重陽先生也  
。曾說過：我於丹道俱優。只是色相未空。今夢入  
。瑤池。王母責備之言。正與先生相同。但不知這  
。段工夫如何做。必須下得山去。訪一位高人指

示。於是下得山來。行不數日。遇見譚長真。各將往事訴說一遍。劉長生曰：你不受顧家供養。念頭不爲不正。我在瑤池錯瞧仙女。念頭不爲不差。今欲煉空色相。未識從何下手。譚長真曰：昔者許旌陽少年之時。專好射獵。一日獵於山中。箭射小鹿。小鹿帶箭奔逃。旌陽率家人遍山尋覓。得二鹿於山凹。小鹿卧地。大鹿與之舔傷。見人來。大鹿也不走避。俱被所獲。回家釋縛。二鹿已斃。剖腹視之。母鹿腸已寸斷。其小鹿雖受傷。而腸卻完好。可見痛子之心。比受箭之苦。分外痛切。旌陽睹此情形。心中惻然。遂將弓箭拆毀。入山修煉。得成正果。意欲化度十方。乃登臺說法。收得有弟子數百餘人。一日旌陽對衆弟子說：汝等數百人。不爲不多。棄家學道。



不爲不虔。但修行之人。要看空色相。汝等能見色不貪乎。衆弟子齊應曰：若論財氣與酒。或者未能盡去。至於色字。我們原看得淡。並不貪他。許旌陽曰：汝等說得這樣乾淨。只恐未必。衆弟子答曰：我等豈敢妄言。騙哄師尊。許旌陽曰：我有一法。可試虛實。你們每人各辦木炭一段。要二尺餘長。或三四尺更好。放在床上伴你睡一夜。到明日早晨起來。交與我看。自有的確工夫。傳與汝等。衆弟子聽了此言。不知其故。各去備辦木炭。置於床上。是夜。衆弟子一覺瞌睡醒來。身旁有人同睡。以手摸之。溫軟如綿。光滑似玉。再探下體。卻是女身。慾火忽熾。按納不住。即與之綢繆。真陽既洩。猶依依不捨。相抱而眠。及至天明。外面喊叫：快來交炭。師傅

等候多時了。衆門人從夢中驚醒。人人懷中抱著一段木炭。正在驚疑。外面又在喊叫。只得穿上衣服前來交炭。旌陽吩咐衆弟子站立兩班。挨一挨二來交。衆弟子聞言。不敢違拗。站立兩邊。即有一人上前交炭。許旌陽問曰：你有多大年紀。其人曰：弟子今年七十六歲。許旌陽說：你若大年紀。爲何把這色字看不破。其人答曰：怎見得弟子看不破。許旌陽曰：既然你把這色字看得破。你那炭上糊的是啥。其人將炭一看。半腰之間。有些淡淡的白點。形跡穢污。始知是昨夜所洩真陽。自覺無顏。低頭喪氣。不敢做聲。衆人纔知昨夜所淫之女。即木炭所變也。再看炭時。形跡更多。都怕出醜。各各呆立。不來交炭。連催幾次。毫不動彈。只有一人笑而上前。將炭呈

上。毫無跡印。許旌陽問曰：色者人之所好。汝緣何不好。那人答曰：弟子從色中煉出來的工夫。許旌陽問他怎樣煉法。他說：凡有所好。必有所懼。始則恐不得到手。既到了手。朝歡暮樂。不肯休歇。久則神衰氣弱。又懷性命之憂。是以懼也。懼甚必避。故對境而忘情。絕慾以保身。我幼年之時。浪蕩不戒。終日眠花卧柳。竟年不歸。把那烟花院當做自己屋裏。見過了許多美貌嬌姿。說不盡無數風花雪月。弄傷了神。懼而欲避。避不可得。故逃在此而學道。欲保全性命。不復貪戀美色。此無他巧。不過見多識廣。經歷過來。許旌陽聽罷點頭。即將衆弟子遣回。單留他一人傳以道妙。後來也成了正果。以此論來。凡事總要經見過。見得多。方才看得淡、丟得脫。

譚長真把這一輩古人講完。劉長生曰：我原無意於內事。不過悅其外貌。他日當往烟花院去。覽盡油頭粉面。做過見多識廣。使眼睛空闊一空闊。譚長真約他到晉地。看道祖降生處。二人走了多日。路上會著王玉陽同往前行。王玉陽便將姚府渾然子盤道之事。對他二人講說一遍。劉長生笑曰：倒便宜了這老兒。把我們的道妙。被他得了去。王玉陽曰：若不是我會坐工。那老兒猶不肯服。譚長真曰：這樣看起來。坐工是我們學道之人的打門槌。凡在吾門者。不可不學也。三人邊走邊說。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你們走得好好快。不知此人是誰。須看下回分解。

嬌姿原是粉骷髏  
一旦無常萬事了

暮樂朝歡總不休  
夜臺難逞舊風流

論玄機四言  
契妙道  
開山洞一人  
獨勤勞

子松



七  
真  
傳

一  
四  
一

第十九回 論玄機四言契妙道 開石洞一人獨

勤勞

陷溺沉淪已有年 愛河滾滾浪滔天  
修行自可登高岸 何用中流更覓船

話說劉長生和王玉陽、譚長真三人。正行之際。忽聽後面有人喊叫。三人掉頭觀看。卻是郝太古。當下彼此相見。各敘離情。四人同行。到了苦縣地方。尋到太上降生處。見有九井環著一座八角亭。亭邊有株李樹。相傳太上生於李樹下。四人步入亭內。亭中間有座石碑記著降生之事。上言盤庚時改商爲殷。殷之五年。此地有居民。善曉數理。能知過去未來之事。清靜涵養之功。終身隱遯。不求聞達。居民有女。年十九。未擇婿。

。此女淑性幽靜。不喜言笑。一日偶到李樹下。見枝頭一李。鮮紅可愛。摘而吞之。遂成身孕。因女無夫而孕。偶有浮言。居民推察數理。知有大聖人降世。故善爲扶持。女得無恙。聖胎在腹。選擇年月降生。選得好年又無好月。選得好月。又無好日。選得好日。又無好時。選來選去。選了八十一年。其時聖母已滿百歲。自懷聖胎。不飢不寒。無病無災。是年二月十五日到李樹下散悶。太上裂母左脇而降。生而白頭。下地便能行走。上前七步。退後三步。大叫三聲。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叫畢。半空中仙樂嘹唳。香風飄渺。玉女散花。九龍吐水。沐浴其身。所沐處遂成九井。太上神智無倫。聖德如天。指李爲姓。因生而白頭。時人呼之爲老子。此降生之由也。



其他神異載於經史。歷有考證。非無據也。劉郝諸人看畢。讚曰：太上道風遺範。千秋永垂。萬古稱揚。不盡迴思。你我悟道多年。玄工奧妙。未知誰劣誰優。對此仙境。無妨吐露玄機。

郝太古曰：

慧劍高懸星斗寒。群魔束手難生端。

蒲團坐斷三更月。九轉還丹龍虎蟠。

王玉陽曰：

仙亭覽古敘溫寒。考證玄工最的端。

捉得金烏並玉兔。自然虎踞與龍蟠。

譚長真曰：

道法無邊神鬼寒。超凡入聖豈無端。

一拳打破癡迷網。偃月爐中龍虎蟠。

劉長生曰：提起令人心膽寒。霓裳飄處始生端。聰明反做痴迷漢。說甚仙山龍虎蟠。四人說畢。王玉陽復又問曰：我等三人所言。皆契道妙。言勝不言敗。然何劉師兄不言勝而言敗。短人之興。恐非道妙也。譚長真曰：心膽寒。非道也。癡迷漢。非妙也。然而能使膽寒。不可謂之無道。能識痴迷。不可謂之無妙。是不言道妙。而道妙在其中也。不以勝敗論之。有何興之可短。郝太古曰：劉師兄之所言。非止於此。必有別故。譚長真笑曰：不錯不錯。劉師兄瑤池赴宴。偷看仙女。王母作怒。復降人世。是我二人中途相遇。他對。我言。我答。他以木炭試道。旌陽主意。

他聞我言。一心要去。

譚長真講到這裏。便住了口。王玉陽問曰：他一心要做甚麼。譚長真曰：他要去紅粉隊裏悟道。絲竹場中叅玄。重用工夫以空色相。王玉陽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無色相。郝太古曰：不  
如人我兩忘。色相自空。劉長生曰：二位之言。廣  
上士至人。方能行之。我今欲以多見爲妙用。廣  
識做工夫。王玉陽與郝太古皆曰：煉色魔者。古  
今不少。未聞如此之煉也。譚長真曰：有志者可  
以使巧。無志者可以守拙。各有妙用。不必深言  
。說畢。天色已晚。四人即在亭內打坐過夜。到  
了次日。分路而去。單言郝太古行至華陰道上。  
猛抬頭見一座高山。其形如掌。高聳雲霄。前次

送師西歸。靈樞壓著肩頭。顧不得張望。故未曾見此山。今則散淡逍遙。一路之上。少不得觀山望水。一眼瞧見。心甚仰慕。又憶師言所見之處。即了道之地。乃登臨其上。見萬山俯仰。低於其下。昔寇萊公有詩曰：

只有天在上 更無山與齊  
舉頭紅日近 回首白雲低

原來這一座山。乃西嶽太華仙山。山上有宮觀十餘處。皆有道人焚獻香火。甚是繁雜。郝太古乃覓一僻靜處。自己原會石工。遂去製造錘鑽。運用神功。在石壁上鑿成一洞。堪能容膝。正欲入洞靜養。忽然來了一位道友。身裨蒲團。手拏便鐮。要求郝太古把此洞讓與他打坐。郝太古未及

回言。他竟自走進洞去。將蒲團鋪下打坐起來。管他肯與不肯。把硯先自占了。郝太古是個心慈面軟之人。說不得將這硯子就讓與他去。又往上走。見路傍有一大石高數丈。即將此石開鑿。又費盡了手足。方打成一洞。比先前那個洞子。畧寬大些。心中甚是歡喜。誰知又來了一位道友。說無處打坐。你老人家何不將這洞子慈悲於我。郝太古是個修行人。便滿他心願。將洞子又讓與他去。一連十餘年。費盡千辛萬苦。打了七十二洞。就來了七十二人。把這七十二洞都求他讓了。

郝太古仍然無處修養。尋到後山。見一個去處。可以鑿洞。卻在萬丈石壁之中。燕飛不到之處。

若在那裏打成一洞。任他飛得起的道友。也走不到那裏來。然而無路可通。必墜繩而下。升繩而上。郝太古看罷。下得山去。便將經年所積抄化的資財。買了一根長繩。半路上又收了一個老實的徒弟。師徒一路上得山來。將長繩拴在一株大樹上。郝太古帶了錘鑽。手擲長繩。足蹬石壁。緩緩而下。直達其所。其間原有一隙之地。可以坐立。每日只管打洞。那老實徒弟。與他造飯。郝太古每日只喫一餐。要晚間纔回來。這老實徒弟。要得不耐煩。心中想道：我只說學道清閑。誰知要我煮飯。是這樣辛苦。我來學道何益。即起了不良之心。暗將柴刀帶在身邊。知太古吃了飯。必要去打洞。他卻隨後跟來。見太古擲住長繩。正在下墜。那老實忠厚的徒弟。取出刀來。

一刀將繩斬斷。那長繩往前一縮。墜下萬丈懸岩。不知郝太古生死存亡。今人有好事者。在郝祖洞石壁上寫了四句話。你道那四句。

君子小心小心  
下去九里三分  
人從華陰墜下  
商州去把屍尋

且說那老實徒弟。將長繩一刀斫斷。把師傅墜下萬丈懸岩去。以爲一定絆成肉泥。便將他鋪蓋行李。盡行收拾揩起就走。往前山下去。走有十餘里。到一大石邊。見山下走來一人。好像師傅。仔細一觀。可不是他。大吃一驚。汗流夾脊。劈頭一礮。說不得要喊聲：師傅往何處去來。郝太古微微笑曰：只因這鑽子鈍了。我往商州吳鐵匠家裏鑄鑽子去來。你今揩著單行。意欲何往。那

老實徒弟答曰：我見師傅久不歸來。特到此接您。郝太古呵呵大笑曰：真是好個孝順徒弟。師傅纔一個時辰未歸。你便如此費心。措其單行來接我。這山上還有十一二里路。太陽只有三丈多高。怎麼走得隴。若不是你把鋪蓋措來。今夜難免受凍。郝太古說罷。往前走了。丟下這徒弟坐在大石之下。左思右想。我這個師傅真莫來頭。恁般高的懸岩。把他跔不死。是他勞苦未盡。又要費打洞之力。不得逍遙。又想他如此行爲。莫非成了神仙。不然。如何把他跔不死。又回來這樣快當。況見了我。只是發笑。並不嗔恨。也算得個是大量之人。我今錯過這個師傅。普天之下再尋不出第二個。像這樣慈悲之人。看來多半是我不是。不如仍上山去。服侍於他。看後來有個出



頭之路否。於是隨後跟來。見了師傅說：長繩已斷。如何能去打洞。郝太古曰：這也無妨。待我跳將下去。說罷。將身一縱。跳下萬丈懸岩而去。欲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身輕體快如飛雲  
何懼懸岩萬丈高

煉色相  
烟花  
混跡  
說妙偈  
道念  
純真



子桓



第二十回 煉色相烟花混跡 說妙語道念純真

見美如無不動心 工夫到此自然深  
有人學得真空法 虎嘯龍吟邁古今

話說郝太古是得了道的人。如何絆得倒他。徒弟  
斬斷長繩之時。他已脫了凡體。今者不過來顯一  
顯道。使後世人知神仙原可學也。他那徒弟見師  
傅跳下石壁。心中駭然。候了幾日。不見上來。  
各自去了。

話分兩頭。又說劉長生一心要煉色魔。聞聽人言  
蘇杭二州出美女。即往蘇杭而來。撿了幾塊頑石  
。點成黃金白銀。退去道裝。買了幾件綢緞衣服  
。穿戴起來。大搖大擺。走入烟花院去。鴇兒接

著。未免問敍。劉長生對他講說：我號叫長生子。燕山人氏。採買珠寶至此。出外久曠。要尋一位最好的姐兒。散一散心。那鵝兒聽說是珠寶客。知是財神菩薩來了。堆下笑臉。加倍奉承。即引他到一個頂絕色的姐兒房中。這姐兒名叫似玉。也算得烟花出名的妓女。彈唱歌舞。件件都能。能寫能畫。又會吟幾句詩。嫵娜可愛。這似玉見得長生子。氣宇瀟灑。言語溫和。又且大大方方。並無一點慳吝之心。這般好客。如何不接。遂放出十分溫柔。百般嬌姿。舞乖獻媚。長生子依著重陽先生那兩句話：泰山崩前而不驚。非故不驚也。崩前而若未崩前也。美女當前而不動。非故不動也。當前而若未當前也。長生子依著師傳這兩句話。把心頭弄得空空的。一無所有。魔

障無由可入。枉費了那姐兒千般情態。萬種風流。總不能動他的心。這心乃一身之主。心不動而身自靜。其他意念都聽心鋪擺。心不動。他也不動。只有眼睛和耳朵是兩個好事的人。見了好色。聽了好音。要來報與心知道。長生子把這心恭維得好。叫他不要信耳朵眼睛的話。免得誤了大事。這心果然依他之言。便裝成個不識不知的樣兒。好比那小孩子一般。只知戲耍。不懂情事。就睡在一床。同一個枕頭。無非是一張臭皮囊。陪著一個粉骷髏。也莫甚麼大趣。不過是紅紅綠綠。難免於眼。叮叮噹噹。難免於耳。長生子又把眼睛耳朵恭維一番。教他一個方法。見如不見。聽如不聽。他兩個當真依了他的方兒。一個裝瞎。一個裝聾。雖與那姐兒同起同落。畢竟還

不識他是何等樣人。有那些貴重話說。劉長生因把心主、眼睛、耳朵這三位老人家恭維得好。這三位老人家。保著他在烟花院內。修成了一洞真仙。此時更不拘形跡。常在那些妓女房內頑耍。那些妓女見他肯花銀錢。又不求實事。那一個不與戲耍。故此終日嬉笑。且說那一日。有幾個妓女與似玉姐送花來。見長生子與玉姐並肩而坐。隨手將那鮮花與長生子插了一朵在頭上。又要脫他那男衣來換女衣。將他胸前鈕扣解開。忽聽外面有人咳嗽一聲。闖進一位胡僧來。面黑鬚短。眼大眉粗。額拱鼻高。形容古怪。嚇得幾個妓女。都躲在長生子背後。連聲也不敢做。你道這胡僧是誰。卻原來是西土達摩祖師遊南海。

轉來。路過杭州。見有紫霧騰空。起自院內。應  
真仙降世。然何流落烟花。意欲前來點化。度他  
一番。進得院來。正值衆妓女與長生子戴花脫衣  
。鬧住一團。院內鶻兒埋著頭在收拾箱篋。其餘  
的妓女。都在各人房內打盹。聽見後面嬉笑之聲  
。一直闖將進來。長生子一眼瞧見。知是異人。  
急忙起敬。請他坐下。見桌上有把銅壺。壺中水  
冷。沖不起茶。一時燒之不及。忙將銅壺拿來。  
放在肚皮上運動火工。霎時壺內轟轟響起來了。  
壺嘴熱氣衝出。知水已滾。另取了一撮頂細毛尖  
茶葉。放在茶碗內。沖上滾水。雙手捧來。奉敬  
達摩。這幾個妓女。見這希奇。只管呆呆望著。  
齊稱古怪。

長生子笑曰：這乃五行中一點真火。何怪之有。我還能在肚皮上打餅子烙鍋盔。衆妓女聞言不信。有的去取麵。有的去弄水。頃刻做成一個碗口大的餅兒。拿來叫長生子烙熟。長生子接在手中。放在肚皮上。左轉三轉。右轉三轉。餅已帶熟。色。翻過來又轉了幾轉。餅已熟成。交與衆妓女。被那些妓女你扯一塊。我撕一片。將這餅子喫了。

達摩是看空了世界的人。把萬事都不放在心頭。生平不與人計較。有十分的涵養。廣大的慈悲。若是包羅淺淡的人。豈不也要顯一顯道術。他纔全然不動。反裝出幾分憨來說：你這個法兒倒好耍子。我去了轉來。要與你學一學。說罷。拱手。



而別。臨行說了四句話曰：

既識東來路。西歸勿教差。  
休將真性昧。久戀不歸家。

劉長生聞聽。也回答了四句曰：

空空無一物。怎得念頭差。  
此身誰作主。何處是吾家。

達摩聽了這四句話。知他是有修行之人。也不再  
言。飄然而去。

不表達摩西歸。又表玉陽南來。因在苦縣。長生  
與他講道。要到蘇杭煉魔。一別年餘。也恐長生  
子久在烟花。迷失真性。故此前來探訪。意欲勸

他早歸山林。是日來到杭州。走了幾處院房尋不著他。到此經過。見兩個油頭粉面站立門前。他便走至跟前。意欲問個下落。那兩個妓女。見他攏來。便笑嘻嘻的問道：你這道長莫敢來會那位肚皮上烙鍋盔的客麼。王玉陽聽這言語蹊蹺。疑是長生在內。便隨口答曰：正是來會他。有一個妓女曰：你既要來會他。可隨我來。說罷。遂往內走。王玉陽隨後跟了進來。你道那兩個妓女。如何知道他的來意。因昨見那胡僧身穿大領。手拏便鎗。今見玉陽也是穿大領拏便鎗。猜他是來會那客人。必又要耍一個把戲。落得一看。故引他進來。將至門房。忽聽鶻娘喊叫。他兩個撇了玉陽。竟自出去。

王玉陽見房門半掩。用手推開。果見長生子陪著一個絕色的妓女坐在床邊打瞌睡。王玉陽一見忍不住笑。棹子上有個火煤筒。拏過手來。輕輕將火敲燃。向著長生子臉上一吹。煤火亂飛。撲在那姐兒面上。燒著細皮嫩肉。猛然驚醒。用袖亂拂。口中嚷道：是誰在此弄火燒人。長生子笑曰：魔頭與我戲耍。王玉陽亦笑曰：我與魔頭戲耍也。長生子隨口答曰：你說我魔我便魔。一魔可以免蹉跎。你今弄火燒人面。彼此較來魔孰多。王玉陽正要與他相敘。劉長生曰：快去快去。有人在楚地等你。自可同登道岸。王玉陽問：師兄幾時走。長生子說：走時我自走。不必定日期。王玉陽聽他說話有因。畧一拱手。出了烟花院。向楚地而來。在途路遇著譚長真。都說奔走無益。不

如靜養有功。二人共入雲夢。修煉數年。得成正果。譚長真著有『雲水集』。王玉陽著有『雲光集』。譚長真四月初一飛昇。王玉陽四月二十四日飛昇。此是後話不題。

又說長生子在烟花院煉空了色相。離了蘇杭。仍回東魯。入山靜養。於嘉泰三年。癸亥歲二月初八上昇。著有『真修集』。再言郝太古在太華山修養多年。於乙丑歲十一月三十日上昇。著有『太古集』。七真之內了局四位。只有邱長春、馬丹陽、孫不二。三人之事未了。就從孫不二講來。她在洛陽苦修一十二載。大道成就。變化無窮。便知馬丹陽在家看守。終難了道。意欲回家指點於他。又想我在洛陽多年。人人都喊我做瘋婆

。若不顯一顯道。怎能化度人心。即出窰外。折了兩桮樹枝。吹了兩口真氣。喊聲變。那兩桮樹枝即變爲一男一女。你擲我扯。往洛陽城內去了。百姓們看見瘋婆子挽著一個無名男子。在街上跑上跑下。抱肩摟腰。罵又罵不走。打又打不退。如何不氣。况這洛陽是通都大邑。禮義之邦。豈容她胡鬧。大家商量。要收拾他二人。不知收得她收不得她。且看下回分解。

自古街道宜靜雅 豈容男女亂胡爲

孫不二洛陽  
顯道街馬丹  
陽關西會友  
人

子桓



七真傳

一五七



孫不二洛陽  
顯道術馬丹  
陽關西會友  
人

子桓





第二十一回 孫不二洛陽顯道術 馬丹陽關西

會友人

休教六賊日相攻。色色形形總是空。  
悟得本來無一物。靈台只在此心中。

話說孫不二將樹枝化爲一男一女。容貌類己。每日在街上樓項抱肩。打也打不退。罵也罵不走。街坊無奈。夥同上了一稟：閭城鋪戶人等。具稟請正風化。以肅街坊事。情因數年前。遠方來一瘋顛婦人。棲身城外。破瓦窰中。我等念其疾苦。不忍驅逐。常給與飲食。活其性命。今瘋婦同一男子。每日樓肩抱項。嬉笑遊耍。屢次驅逐不去。實屬不成事體。洛陽乃通都大邑。南北衝要。何堪當此醜穢。貽笑外方。伏望廉明作主。殄

此妖男妖婦。

那洛陽縣的縣主。見了這張稟帖。沈思半晌。提筆判曰：所謂瘋顛者。迷失本性也。以爲不曉人事。故凡事免咎。今據此稟。是本性未迷。而故作瘋顛也。男女同遊。原干禮法。樓肩抱項。大傷風化。白晝尚敢如此。夜來不言可知。街坊非作樂之所。破窰豈宣淫之地。既驅逐不去。必殄滅形踪。俟其歸巢穴。勿惜一車之薪。舉火而焚之。使絕其種類也。

判畢。衙役傳出。街坊得了這個判語。便各執柴薪一束。向破瓦窰而來。正走之間。見那瘋男顛

婦。攜著手兒闖進窰去。衆街坊人等。吶喊一聲。將柴薪往窰中拋去。頃刻之間。把這瓦窰堆成柴山。點起火來。烈焰騰騰。火星亂飛。忽一股濃煙從窰孔內冒出。化爲五色祥雲。雲中端坐三位仙人。當中坐著那人。正是在街上胡鬧的瘋婆子、顛女人。那瘋婆子、顛女人在雲端上。對衆街坊人等說：我是一個修行人。家住山東。姓孫名不二。借瘋顛隱身。在此修煉一十二載。今者大功成就。意欲借火飛昇。故將樹枝化爲一男一女。牽引諸公到此。今承列位相送。當保合地安寧。將此一男一女。送與諸君。以作實據。說罷。即將左右二人。推落雲端。滾將下來。衆人慌忙用手接著。纔是兩桮樹枝。俱各大笑。再看那瘋婆時。已入雲漢。身漸渺小。轉眼之間。止見

一點黑影如鷓子一樣。直往上沖。漸小如錢如豆而沒。衆人望空禮拜。果然一連幾年風調雨順。物阜民豐。衆人感她盛德。修了一座三仙祠。凡有祈禱。無不感應。這是後話不題。

又說孫不二回到山東寧海縣。進得庄來。早被馬興一眼瞧見。忙來迎接。孫不二一直走入廳內坐下。馬興即去報與員外得知。馬丹陽即出來相見說：孫道友辛苦。孫不二曰：師兄何言辛苦。這苦字乃是我們修行人的考證。受不了苦。焉能修行。正言之間。衆童僕俱來參見。不二用好言安慰。是夜同馬丹陽並肩打坐。馬丹陽一夜之間。也要下來回把。孫不二坐到並未移動。馬丹陽曰：我看孫道友的坐工比我強。孫不二曰：不惟坐

工比你強些。更有玄妙比你強十分。馬丹陽曰：「你休小視我。我能點石爲銀。孫不二曰：『你能點石爲銀。我便能點石成金。但金銀了不得生死。成不了神仙。原無用處。昔純陽呂祖跟著鍾離老祖學道。老祖以錦帛裹一物。重有數十觔。使純陽負之。指負三年。兩膀磨穿。毫無怨言。一日。老祖命純陽啓裏視之。乃石也。純陽亦不嗔恨。』」

。老祖曰：『雖是頑石。可點成金也。不枉你指了三年。說罷。用手一指。那塊頑石變成黃金。向純陽曰：『我將此點石成金之法傳你如何。』純陽問：『我將此點石爲金。可保永無更變否。』鍾離老祖曰：『所點之金。與真金不同。真金始終如一。所點之金。五百年後。仍變爲石。純陽呂祖便向老祖辭曰：『如是則弟子不願學也。此術興利於五百』

年前。遺害於五百年後。豈不誤了五百年後之人。故不願學也。鍾離老祖嘆曰：子之道念。我不及也。證果當在我之上。以此論之。這點石成金的妙術。只會遺害後世。於道有何益哉。這一些話。說得馬丹陽默默無言。又一日孫不二燒了一鍋滾水。用桶提入房中。傾在浴盆內請馬丹陽沐浴。時當八月。天道尚熱。只見那水氣騰騰的不可下指。馬丹陽用手探了一下。險些燙成泡。連聲說道：難浴。難浴。孫不二笑口：你修了多年行。連這點工夫都沒有。待我浴來。說罷。解衣就浴。揚湯拂水。毫不言熱。浴畢。披衣起坐。

馬丹陽曰：你我同師學道。一般用工。為何你的道術。此我強些。孫不二曰：傳雖一樣。煉卻不

同。我在洛陽苦修一十二年。方得這些玄妙。你  
在家中樂享安閒。守著這幾間房子。寸步未移。  
不肯苦修。怕離巢穴。焉能得此妙用。馬丹陽曰  
：師傅羽化昇仙之後。無人看守莊廊。故未遠出  
。今得道友還家。可以付託。我也要到外訪一訪  
道。是夜換了道裝。待天色微明。趁著衆人在睡  
。悄悄地出了莊門。無人知覺。孫不二見丹陽出外  
。此去必要成道。留此許多錢財何用。拏來修橋  
補路。周濟貧寒。又過繼馬銘之子。接起馬鈺宗  
枝。諸事停妥。遁入泰山玉女峰。修養數年。於  
二月十九飛昇。這是後話。按下不題。  
又說馬丹陽離卻寧海縣。不知往那裡去纔好。猛  
然想起師傅墳墓在陝西。何不往陝西一遊。主意

打定。即往西來。一日到了長安地土。遠望前村  
出來一位道友。好像邱長春一樣。心中想道：管  
他是不是。等我冒叫一聲。於是大叫了一聲邱道  
友。那人聽見。如飛一般跑到面前。果然是邱長  
春。當下彼此相會。見禮已畢。同坐路旁。馬丹  
陽問他這幾年走過那些地方。工夫煉得如何。邱  
長春答以師傅墳台在此。不忍遠離。煉性之工未  
敢拋荒。馬丹陽笑曰：師傅是得了大道的。焉能  
得死。所謂死者。不過欲絕後人妄想成仙之意也  
。豈真死乎。煉性者內功也。德行者外功也。先  
生曾言內外兼修。方可謂之玄妙。汝今自謂未敢  
拋荒。豈不謬乎。

邱長春聞言。恍然大悟。忙向丹陽謝曰：微師兄



之言。終身暗昧。今得一言開悟。實邱某之幸也。又將送靈樞之時。得見師傅之面。對馬丹陽敘說一遍。丹陽曰：師傅嘗說你不能韜光晦跡。一味逞乖弄巧。成道當在六人之後。汝今不可不戒。若能躬自思省。藏其智巧。敦其樸實。我當將師傅傳我之道。盡傳於你。長春聽罷。喜之不盡。遂引他同到大魏村。拜謁先生廟宇。又到終南山下。叅過墳台。然後作伴共遊荆襄。邱長春深自改悔。潛形斂跡。不復逞乖弄巧。馬丹陽果將道妙玄機與他指撥。邱長春勤叅妙諦。不敢懈怠。馬丹陽見楚地風光繁華。不及陝西樸實。仍同長春由襄河而達斜谷。一日天降大雪。二人困於冷廟之中。共一個蒲團打坐。你道二人

爲何共一個蒲團。只因邱長春到馬家莊學道之時。並無道家器具。後同重陽先生下江南。馬丹陽將自己所製衲衣、蒲團、便鏟。一並周全他。後送先生靈柩之時。將這蒲團裹著衲衣。捎在棺上。帶過陝西。這幾年把衲衣穿得巴上加巴。蒲團倒還未破。馬丹陽在家中打坐。自有氈褥。故不曾重製蒲團。臨行又走得慌迫。只帶了幾件換洗衣服。數兩散碎銀子。遇見邱長春時。幾兩散碎銀子都用完了。一向全憑長春募緣度日。一人化來做兩人盤費。那裡還有餘錢去辦蒲團。故此二人共這一個蒲團。背靠背打坐。修行之人。原不求安逸。只要能將就。便可以了結。這是前言。無非畧題一二。擱下不講。

且說馬丹陽和邱長春在斜谷冷廟內打坐。是夜下  
了一場大雪。平地雪深三尺。這斜谷又在萬山之  
中。離人戶又遠。無從覓食。二人餓了三日三夜  
。邱長春忽起了一個念頭。但不知甚麼念頭。且  
看下回分解。

飢寒逼迫難言苦  
怎不教人妄念生



第二十二回 分蒲團大道不戀情 問相法當面

把人量

作善如登百尺竿 下時容易上時難  
只須勤力行功果 莫使身中膽氣寒

話說馬丹陽同邱長春在斜谷冷廟打坐。被雪阻隔。不能出外化齋。邱長春不識馬丹陽是有了道的人。只憐他是富家出身。如何受得如此冷凍。這般飢寒。焉得一碗粥湯與他解解飢渴。意欲去尋一個人戶。化一碗齋來供養他。

走出廟來一望。只見雲橫秦嶺。雪滿千山。莫說看不見人戶。連路影兒都被雪壓了。不知從何下腳。若勉強走去。難免滾入雪窖。不惟粥不可得

。而性命亦不可保也。看罷。仍進廟來坐下。因  
憐馬丹陽飢餓。動了這想吃粥湯的念頭。擾亂了  
神氣。心緒不寧。坐不安穩。一夜之間。被這念  
頭打攪。屢難止息。早驚動本境土祇。慌忙到山  
凹裡張老兒家中去托夢。張老兒正睡到神魂顛倒  
之際。忽見一個白髮老翁走進屋來說道：我廟裡  
有兩位修行人。被雪阻礙。餓了三日三夜。你快  
起來造些飯食送去與他們解一解飢渴。說畢不見  
。張老兒猛然驚覺。便將老婆子喊醒。對她講說  
。老婆子生平最是信神。聽得此言。忙起來將火  
燒燃。又喚兒子媳婦一同起來。大家造飯。便將  
他老子之夢與他們說知。這兒子媳婦也是歡喜。  
不一時將飯造成。天色已明。老兒也起來了。即  
命兒子將飯送往冷廟裡去。請他二人用飯。馬丹

陽以爲是鄰近的人。見他們挨餓。偶起惻隱之心。送這飯來。以解飢渴。也是有之。遂同長春將飯喫了。道了一聲謝。仍自打坐。張老的兒子見他二人吃畢。便將碗筷收拾。各自去了。

又說馬丹陽坐到午後。方起身出外。看看天色。見那邊來了一人。恐惹牽纏。忙進廟來。正欲坐下。只見邱長春站起身來說道：看來修行之人。也有感應。我昨夜恐師兄難忍飢餓。偶起一念。怎得辦點粥湯來與師兄解一解飢渴。這念頭一起。今早即有人送飯來。豈不是有感應麼。馬丹陽勃然變色。怒曰：君子謀道不謀食。你不思進道之功。一味貪於飲食。豈不聞過去心不可存。現在心不可有。未來心不可起。你今三心未了。一

念不純。焉能悟道。我今止與你同行。就此分單罷。長春聞言自悔。錯起念頭。好言相挽。二人正言之間。廟外來了一人。此人因家內柴燒完了。是來剃廟前這幾根樹子的。馬丹陽見他手裏拿得有柴刀。即借來一用。那人不知何用。即將刀遞與他。馬丹陽將刀接過。把蒲團拿來砍作兩斷。將刀交還那人。對長春說道：一個蒲團分作兩段。你一半邊。我一半邊。各自辦功。勿得始勤終怠。自誤前程。說畢出外而去。

邱長春那裡肯捨。隨後趕來。卻被剃樹之人看見。說：這般時候。師傅往何處去。邱長春見問。忙答曰：要去趕我師兄。其人四下一望。並無人影。說：你師兄往何處去了。我卻看不見。邱長



春指中間說道：他往這路上去了。那人曰：這路幾十里無人煙。天色已晚。又在何處止宿。不如聽我相勸。暫過一夜。明日再去尋他不遲。長春曰：如此你可幫我喊叫幾聲。或者他聽見肯轉來。也未可知。那人即在樹上大叫：道長快轉來。去不得。去不得。一連喊了十餘聲。並無響應。下得樹來。收拾柴枝回家去了。卻原來馬丹陽此時道果已成。故與長春分別。使他自修自煉。好用工夫。若在一路。反耽誤他的前程。是日出得廟來。即借土遁。一直到河南嵩山養靜。於嘉泰甲子歲十二月二十七日飛昇。著有「修真語錄」傳世。七真之內。了局六人。只有邱長春尚未修成。自馬丹陽與他分單之後。深加勉勵。

。立下幾種誓願。製成一首除妄詩曰……  
妄念萌時不可當。飢思飯食渴思湯。  
今將妄念一齊了。改換曩時舊肚腸。  
妄得人財筋骨斷。妄貪人食口生瘡。  
般般妄念總消盡。身內空空無所藏。

詩成喜之不盡。行了月餘。不免有所遺忘。乃於  
木匠舖要了一塊板。板做成一個小小牌兒。借來  
筆墨寫了八句話在牌兒上。以便觸目驚心。你道  
那八句話：

妄念欲除除不清。今於牌上寫分明。  
妄言妄語齊除盡。妄想妄貪俱掃平。  
妄接銀錢手爪斷。妄貪飯食口生疔。  
時時檢點身邊事。莫教七情六慾生。

邱長春將牌兒寫訖。帶在身旁。每日總要看一兩遍。正是妄止一分。工深一步。將這除妄工夫。漸漸煉得純熟。東遊西蕩。一日來在河東地方。見路旁有座莊院。甚是齊整。莊門大開。時當晌午。便去化齋。見一個小廝從內出來。邱長春與他說：我是遠來。特到善莊化一飯。小廝聞言。即入內去。去不多時。手捧一盤飯食出來。放在莊前石墩上。便請長春用飯。長春正要來吃。忽見一位老人有五十餘歲的樣兒。鬚髮半白。從內出來。將長春瞧了一眼。用手在盤內取了兩個蒸饅。給與長春。其餘仍叫小廝掇進內去。邱長春一見。心中不樂。對老者言曰：這小哥捧飯食出來。與貧道接緣。爲何又叫他掇進去。莫非老先

生捨不得。或者貧道不堪享受。請老先生明示勿諱。

那老者笑曰：一飯之緣愚下焉結不起。因道長無福消受也。邱長春大驚曰：我連一頓飯都消受不得。其中必有緣故。望老先生明以教我。老人曰：愚下自幼精通麻衣相法。在江湖遊走多年。斷人窮通壽夭。榮枯得失。毫不差錯。江湖上與我取個綽號。叫做賽麻衣。適纔我觀道長之相。是吃不得飽飯的。若飽吃一頓。便要餓幾頓。不如少給一點。使你頓頓有吃。這是愚老一番好意。非捨不得也。長春聞言。點了一點頭說：老先生正言著我的敗處。不差分毫。再請老先生將我重相一遍。看我修行成道否。賽麻衣果然又將他相

了一相曰：不能不能。莫怪愚下直言。觀你相上  
鼻端兩條紋路。雙分入口。名爲騰蛇鎖口。應主  
餓死。其餘別處部位雖美。然終不能免此厄也。  
此厄既不能免。焉能成道。邱長春曰：可有改乎  
。賽麻衣曰：相定終身。有何更改。除非一死方  
休。那管你富貴貧賤。不論在俗出家。該餓死終  
該餓死。逃躲不脫。無法可解。我說兩輩古人與  
你聽：

列國時有個趙武靈王。是該餓死之相。他是一國  
之君。如何能餓死。因他兩個兒子爭位。動起干  
戈。也恐他有變愛之心。先將宮門封鎖。以兵把  
守。兩下砍殺起來。一連數月不解。宮中絕糧。  
宮人俱皆餓死。趙武靈王餓了七日。茶水未沾。

看見宮前樹上有個雀巢。意欲取嫩雀啖之。有長梯在側。移置樹間。勉強精神。上得樹去。誰知嫩雀已出了窩。止有一個雀蛋拿在手中。正欲食之。忽被大雀飛來。閃了一翅。趙武靈王手一鬆。將蛋落下地來打爛。只因相該餓死。一個雀蛋都吃不成。竟至餓死。又有漢成帝時。有一位長官名叫鄧通。遇相士說他該主餓死。他一日見了漢成帝奏曰：臣鄧通。居官清廉。家無餘積。相士說我應該餓死。臣想我家如此淡泊。恐後來當真餓死。漢成帝曰：朕能富貴人。也能生死人。相士之言。何足爲憑。朕賜雲南銅山鑄錢。使用一年。可得十餘萬銅錢。十年之中家資百萬。焉能餓死。鄧通自謂可以免餓。誰知成帝不久晏駕。太子登位。衆文武刻奏他狐媚老王。希圖肥己。

。敢將國家銅山私自鑄錢使用。其罪非小。這後  
生皇帝。見了本章。心中作惱。使刑部官將他家  
私抄沒。姑念先帝舊臣。不忍誅戮。打入天牢。  
又被多官復奏一本。斷了水火。餓了七八天。臨  
死要口水吃。獄卒偶起側隱。取水來到。被獄官  
看見。大喝一聲。獄卒心頭一慌。偶而失足。將  
身閃了一下。把一碗冷水傾潑在地。活活餓死。  
水都喝不到一口。此兩輩古人富貴之極。終歸餓  
死。豈非相法有准乎。所以伯夷叔齊二人知命。  
情願死於首陽山下。梁武帝與後秦王符堅不知  
命。一餓死臺城。一餓死五將山。知命不知命。  
該餓死終要餓死。豈能逃乎。賽麻衣這幾輩古人  
。把邱長春比吊了魂。將這熱念化作了冷灰。一  
團悟道之心。頓成瓦解冰消。即辭了賽麻衣。也

不往前進。仍歸西秦。一心要學伯夷叔齊兩位賢人。知命順天。一日來到秦地。一道巖峪。兩邊都是高山。中間一條深溪。溪兩岸亂石縱橫。是個山僻小路。少人來往。他即揀了一塊大石。偃卧其上。餓了七日七夜。水都不吃一口。安心餓死。只因他是修行人。神氣飽滿。輕易餓不死。若是平常之人。早已嗚呼。餓到第九日。不知何處落了哇雨。平白漲了一河大水。看看淹到身邊。他是求死之人。要做安命聽天。以驗相法。不肯尋別路而死。故有此遲延。若不安命。另起一念。跳入水內。豈不省卻許多困苦。古人之心。執一不二。不以生死移其心念。故稱良淳也。



閑言少敘。且說上流頭水打來一枚仙桃。其大如拳。隨著水勢在長春面前。浪來浪去。一股香氣。聞人鼻孔。長春本無意吃它。心想武靈趙王臨死。不能喫一個雀蛋。鄧通臨死不能喫一碗冷水。我今也是臨死之際。不知可以吃此鮮桃否。未知長春喫得到喫不到。且看下回分解。

命不該死終有救。天賜鮮桃口邊來。

化強梁改邪過正  
談至理因死得生





化強梁改邪過正  
談至理因死得生



第二十三回 化強梁改邪歸正 談至理因死得

生

富貴由來水上漚 何須騎鶴上揚州  
蓮池有個收心法 靜裏暗吟七筆勾

話說邱長春見水打來一枚鮮桃。以為命該餓死。恐這鮮桃不能得食。今且試之。看是如何。想罷。伸手將鮮桃拿來啖之。香美非常。吃畢。精神大振。飢渴頓解。溪水亦消。一輪紅日高照。晒得渾身汗流。睡不安穩。翻身起來。自思命不該死於水邊。必要絕於高山。正是一念著魔。終身執迷。所以修道之人。總要把生死二字看得空。不可一定貪生。不可一定求死。生也由他。死也由他。不可執於有。不可溺於無。如此則魔不能

入身。心自得寧靜也。

又說邱長春來到秦嶺。見一座小廟在山梁上。是個荒僻去處。人跡罕到之所。即進廟去。將蒲團鋪下。偃卧上面。又餓了八九天。水都未喫。一日看看命在須臾。忽聽外面有人談話。長春畧睜餓眼視之。見有十餘人坐在廟前。又見一人走進廟來。將他看了一眼。問他從何而來。長春心不耐煩。那肯答應他緣起。眼睛止有一線之氣。這人見他要死不活的樣兒。也不再問。各自出外來。和那些人去尋柴找木。用三塊石頭架著鑼鍋。在背簍內取出一大塊肉來。丟在鍋內煮熟。便來獻神。

獻畢。將肉切碎煎炒入味。傾在一個瓦盆內。又盛了一鍋水來下麵。背簍內又提出一瓶酒。斟在碗內。你哥我弟。大吃大喝起來。你道這一夥是甚麼人。卻原是秦嶺山上攔路打搶的強人。其中出色的幾位好漢。一叫趙璧。一叫李雄。一叫張建。一叫王能。一叫朱九。因做了一莊好買賣。一來獻神。二來分贓。辦得有酒食之類。在此聚飲。當下團團圍坐。吃喝起來。酒至半酣。王能對趙璧曰：趙大哥。咱們弟兄做了一輩子歹事。今我們也做場把好事可乎。趙璧曰：有什麼好事可做。對哥子說來。無不周全。王能曰：廟裡頭困倒那位老師傅。並不是害病。我看他那樣兒是受了餓也。我們何不煮些麵湯與他喫。救他一命。趙大哥曰：好好好。兄弟們快去辦來。那些人

聽見大哥吩咐。七手八腳的。不多一會。將麵湯辦妥。共入廟來。叫長春吃。長春不肯吃。被他們扶起來抱住腦殼。一連嚥了兩碗。霎時肚裏飽煖。還陽轉來。口中埋怨道：看看我的大事已妥。又遇你們這些人。弄這無名之食與我吃了。使我又要多受一番磨難。真乃求生既不可得。而求死亦費許多工夫。長春正言之際。惱了朱九的情性。腰中拔出鋼刀。怒沖沖用刀指著長春罵曰：你這野道。好不曉事。咱們弟兄將你救活。你反說我們是無名之食。你今既要求死。咱就與你一個快興。說罷舉刀欲砍。邱長春全不害怕。把肚腹拍了一拍說：你要殺不須殺別處。可將我肚皮割破。待我理出腸子來。還你無名之食。死也心甘。說畢。朱九忍不住笑說道：你這老師傅真莫



來頭。那有吃了的東西還得倒原。我不殺你。且問你爲何求死。可說我們大家一齊聽。邱長春遂將麻衣相士說他該餓死。永無更改。故此願學伯夷叔齊兩位大賢。做個知命順天。長春說畢。趙大哥笑曰：老師傅不須如此。既怕餓死。咱們弟兄。每人幫湊你兩把銀子。可得十餘兩之譜。你去尋一個廟子住下。招一個徒弟。大家勤苦些。多積些糧米。焉得受餓。趙璧話未說完。張建、李雄各在身邊取出幾件散碎銀來。約有三、四兩之數。其餘俱要取銀。邱長春搖頭擺手說：不要。我生平不妄取人財。衆位好漢不信。我有一個牌兒爲證。

說罷。即於身邊取出牌。牌拿來與衆人看。見上

面有妄接人財筋骨斷。妄吃人食口生疔之句。王  
能在旁笑曰：咱們弟兄。心甘情願幫湊你幾兩銀  
子。又非你同我們索取。何以爲妄。邱長春曰：  
凡無功而得人財者。是謂無因。無因者無故也。  
無故而取人錢財。喫人飲食。豈不爲妄乎。朱九  
曰：依得王法打死人。依得佛法活不成。咱們幫  
你幾兩銀子。你都不敢要。怕帶過帶錯。像我們  
專以打搶營生。又不知罪惡許大。邱長春曰：列  
位與我不同。我是前生毫未施濟於人。故今生受  
不得人家供奉。列位是前生放得有債賬。那些人  
騙了你們的錢財。故而今生相見攔路討取。加倍  
相還。若是不少欠你們的。你們便遇他不著。縱  
然遇著。也輕輕放他去了。

邱長春這些話。說得他們一十三人。毛髮悚然。李雄聞言說道：了不得。了不得。依這道長說來。難道人人都少欠我們的。我們未必就不少欠別人的。倘若少欠別人的。再一世別人也要攔路索討。只恐我們還不清白。趙璧曰：咱們身邊俱有點銀兩。可以做個小生意。度活時日。趁此機會。改邪歸正。你們意下如何。朱九曰：大哥之言有理。我們就此收心罷。說罷。將刀拋入亂草之中。趙璧又對長春曰：老師傅好好修行。咱們弟兄。少不得後來都要拜你爲師。習學妙道也。說罷。一齊走了。又說邱長春著了這一心要餓死的魔。雖遇趙璧等將他救活。畢竟魔根猶在。仍要求死。下得山去。化了一個多月的緣。湊得有兩三百錢。買了一條鐵鍊。一把鐵鎖。帶在身旁。

尋了一個去處。也莫得廟宇。又不通路徑。周圍都是樹林。這樹林在深山之內。人所不到之處。古木參天。荊棘遍地。他把鍊子拴在大樹上。挽個套兒。然後拉來拴在頸上。用鎖鎖了。將鑰匙望空拋去。不知失落何處。倒卧樹下。自謂這回再無生理也。誰知他這一做。早驚動上界太白星君。變了一個採藥的人。走到跟前問曰：老師傅身犯何罪。是誰人將你鎖在樹上。連問幾遍。邱長春方纔開言說：你去幹你的事。休要管我。採藥人曰：天下的事。要天下的人辦理。怎說不要管你。我也是個懂道理人。把你心思對我講來。我與你詳解一詳解。或者可以分憂解愁。也未可料也。長春見他言語在理。即將賽麻衣相他該餓死之言。從頭訴說一遍。又將自己求死。屢次遇

救之事。也告訴一番。故此來到此處。自鎖在樹上。示以永無生理。免得人救。並無甚麼憂愁。何用分解。

採藥人哈哈大笑曰：愚哉愚哉。執迷之甚也。我怕你有甚麼憂天愁地之事。卻原一念入魔。自誤終身。吾今與汝言之。使汝魔當自消。相定終身。只定的尋常之人。若大善之人。相也定不準。大惡之人。相也定不準。有面相。外相不及內相。命好不如心好。大善之人。相隨心變。心好相亦好。該死者反得長壽。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大惡之人。相亦隨心改變。心歹相亦歹。該善終者反惡死。轉福爲禍。喜變成憂。故相之秘訣。有言福壽綿長。必是忠厚傳。

家。歲命短促。定然輕薄爲人。該貧賤而轉富貴者。因他心存濟世。該富貴而反貧賤者。由其意在利己。該餓死而反喫用不盡者。因他愛惜米糧。該喫用有餘而反受飢餓者。因他拋撒五穀。蠶斯衍慶。其人必有好生之德。乏嗣無後。居心定無仁慈之風。此心相之大畧也。面相何能爲哉。况你們修道之人。能幹旋造化。扭轉乾坤。把一個凡體都要修成神仙。未必神仙是相上註定的麼。總是由心裡做工夫。悟出來的。只要你能修成神仙地位。那一個神仙餓得死。若你這樣所爲。生不免爲餓殍。死不免爲餓鬼。生既無用。死又何益哉。這一席話。說得邱長春如夢初醒。似暗忽明。纔知一向欲死之見。如婦人女子一般。非大丈夫之所爲也。足堪惹人恥笑。即欲脫鎖。苦

無鑰匙。未識究能脫得否。且看下回分解  
千般通理千般妙一處不到一處迷

苦根盡相隨  
心變  
陰魔起幻由  
人生





第二十四回 苦根盡相隨心變 陰魔起幻由人

生

元宵燈後更無燈 萬古常明只此心  
朗照終天終不滅 光明皓皓到於今

話說邱長春聞聽採藥人之言。猶如睡夢中被人一  
棒打醒。纔知往事如孩子見識一般。非大人之所  
爲也。急欲脫鎖。莫得鑰匙。心甚作急。採藥人  
曰：鑰匙是我拾得。即於袖內取出。將鎖打開。  
邱長春曰：我是已死之人。蒙足下片言開導。絕  
處逢生。死而復活。莫大之恩也。採藥人曰：我  
又未曾與你銀錢。給你飯食。不過句把言語。勸  
解於你。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你若能信。便  
可以不死。你若不信。終不能生也。生死二字。

由你自造。於我何涉。有何恩之可言。說罷。飄然而去。霎時不見。邱長春從此以後。把這求死的念頭。如一天雲霧。散得乾乾淨淨。依然青天白日。晴空萬里。毫無障蔽。若不是太白星君一篇正理。拔去他的魔根。縱有百萬天兵。一千個韋馱。把降魔杵打斷。也打不退他這魔障。拔不了這魔根。所以大凡修行人魔障一來。便要尋著他的根脚。看是從何而起。即於起處輕輕拈去。毫不費力。若魔在這裏著根。你往那裏尋苗。一輩子也尋不出來。就把天下的好話。對他說盡。說不著他的心病。他也不能服你。

又說邱長春自採藥人指破迷途之後。重立玄功。再下苦行。一日來在一個地方。見山川毓秀。有一道溪河橫於路旁。正值夏日。溪河水漲。其河平坦。造不成橋。架不了船。只好涉水而過。近處鄉人熟知水性。過來過去。原不在意。遠方過客。未免臨流嘆息。不敢輕於渡水。邱長春便起了了一個念頭。要做些苦功。行一行方便。有不能涉水者。便把他措過河去。也有大方的人。給他幾文錢。買飲食喫。畧可度日。又有些人分文不取。也措他過去。水消乏的時節。便去化齋。早化七家。晚化八家。化得齋來。或遇有飢寒之人。便給與他喫。自己卻餓一頓。若遇雨隔雪阻。竟日不吃。前前後後。數年之間。餓得有百餘回。故如今有云：大餓七十二回。小餓無數之言。

邱長春在此做苦功。夜宿冷廟。見匾額上有磻溪衆姓弟子敬獻之句。方知此河爲磻溪也。忽憶重陽先生石番溪邊之言。苦根當盡於此也。乃大發恆心。參悟道妙。閑暇之餘。打坐用工。如此六年。屢遭困苦。曷可勝言。但到水窮山盡之時。忽又感動好善之人來。與他結個善緣。使他也可略免飢寒。

蒼天不負修行人  
只恐修行心不真  
若是真心苦悟道  
何愁衣食不終身

邱長春行了六年苦功。應該圓滿之時。忽然溪水大漲。來了三人。軍裝打扮。各帶鋼刀。手提人頭。自言斬獲大盜。上省報銷。不識水性。要他

措過河去。長春本是來下苦工。焉有不措之理。於是挨一挨二。措過河去。措到第三位軍爺。那人膽小不過。戰戰兢兢。說道：我生平畏水。汝要小心。長春說：無妨。不必害怕。便來措他。措到河中間水緊之處。忽一浪打來。邱長春立脚未穩。被浪一推。身子閃了一閃。那軍爺在背上叫了一聲：不好。急用手抓著他衣服。一轉手便將人頭墜落水中。那軍爺只叫：怎了。怎了。長春用目一望。見那顆人頭。隨波逐浪而去。長春也自作忙。算倒幾步。將他措攏了岸。要去尋那顆人頭。及至回頭一望。波浪滾滾。洪水滔滔。那裏去尋這顆首級。何處去撈那顆人頭。再看那軍爺時。捶胸跌足。喊天叫地。慌得長春心忙意亂。一時也無主見。即對軍爺說：你拏刀來。把

我這顆首級割下。以償你那個人頭何如。軍爺曰：人頭是我失手墜落。與你無干。長春曰：我是孤身一人。死有餘辜。你乃數口之家。賴此生活。死我一人。活你全家。未爲不可。軍爺說：你倒也是番好心。只是我不忍殺你。嘗言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你若周全我的大事。只可自裁。說罷。將刀遞與長春。邱長春接刀在手。正要自刎。忽聽半空中有人叫曰：邱長春還我笏來。長春往上一看。只見三位軍爺。站在五色祥雲之內說：吾等三人。乃天地水三官也。因見你道心堅固。苦行圓滿。特來化度於汝。汝果然捨己從人。積功累行。今將汝凡身化作道身。幻體更爲仙體。六年悟道已就。七載成真。將興。汝可精進勿誤。』長春忽然心頭朗悟。靈機顯著。再

看手中拿著一片朝笏。並不是甚麼鋼刀。又見三官之中。一人空手。知是他的朝笏。少不得上去交還。試將身子往上一縱。已入雲端。將笏呈上。三官大帝。高駕彩雲。冉冉而去。邱長春正欲縱下雲頭。忽又想起麻衣相士。斷我該餓死。我今道果已成。量不能再受餓。何不借此雲頭。往河東一走。再試他一試。看他眼力如何。主意已定。即將雲頭撥轉。頃刻千里。到了賽麻衣莊前。墜下雲端。走進莊來。見一個二十餘歲的人。就是那年掇飯出來的小廝。即對他說：我是來求老先生相面的。那人說：家尊久未出外。既要相面。可隨我到廳上。說罷。即引長春入內。那賽麻衣正坐在廳上。見長春進來。忙起身接入。待以賓客之禮。坐下喫茶。長春見賽麻衣鬚髮皆白。

。老邁龍鍾。便曰：數年不見。先生倏而鬢髮皤然。賽麻衣曰：老朽不知在何處會過道長。一時忘懷。邱長春曰：先生不記騰蛇鎖口。該餓死之人麼。賽麻衣聞言。即將他相了一相。拍手大笑曰：妙哉妙哉。道長不知在何處做下大功德事。竟將昔年之相改變了。邱長春曰：老先生曾言相定終身。永無更改之理。今日然何又說改變之語。麻衣相士曰：老朽只知相面。不知相心。今道長相隨心變。非老朽所知也。昔者雙紋入口。是名騰蛇鎖口。應主餓死。如今這兩條紋路。雙分出來。繞於承漿之位。這承漿上又生了一個小小紅痣。配成格局。名曰二龍戲珠。貴不可言。應受帝王供養。福德不可量也。豈愚老所能知哉。



長春聞言。也服他相法通神。即告辭起身。仍回礮溪廟內打坐。只因動了一點計較之心。要去取笑賽麻衣。惹出一番魔障來。正在打坐之時。恍惚之間。若亡若存。好像身在萬山之中。忽起一陣狂風。現出一隻黃斑猛虎。張牙舞爪。向他撲來。他卻把這死字看得淡。全不在意。又到杳杳冥冥之際。見一個道童走來說：我師傅馬丹陽到了。師叔還不起來相見。果見丹陽從下走來。長春想：道不戀情。來也由他。去也由他。忽又見許多人來說：難爲你措我們過河。今當收穫之時。與你湊得有一石多麥。儘夠一年喫用。另外又幫補你兩串錢。縫件把衣服穿。說罷。將麥措到他跟前。堆積許高。又將兩串銅錢拿攏身邊。要他親手來接。他更不在意。昏迷之間。又見一美

貌女子。年可十七八。自言被晚母毒打。私自逃奔。欲到母舅家去。奈何身孤難走。老師傅何不送我一往。感恩非淺。說罷。嬌嬌滴滴。欲哭欲訴。長春總不理會。與他一個無人無我。不識不知。轉眼之間。見二嫂帶著幾個小孩子走來告訴曰：你二哥已死。大伯將家園渾吞。使你這侄男侄女。衣不終身。食不終口。我是女流之輩。如何能撫養他們。你可看在二哥面上。念其骨肉之情。如何安頓我們母子。說罷。那幾個小孩子便來挪挪扯扯。哭哭啼啼。三叔長。三叔短。不住喊叫。要吃要喝。胡亂挖抓。長春靜極之中。智慧偶生。若無一物。猛聽得半空中响噓一聲。南天門大大打開。見二童子控一白鶴到面前說：奉玉敕請真人跨鶴飛昇。且聽下回分解。

莫教三凡生幻境  
須防六賊亂心田

真陽足  
羣陰退  
散惡貫  
盈合家  
沉淪



第二十五回 真陽足羣陰退散 惡貫盈合家沉

淪

北邙山下列墳塋 荒草迷離怪鳥鳴  
長卧泉台人不醒 桃殘李謝過清明

話說邱長春在磻溪廟內打坐用工。正在虛寂之時。忽見二童子控一白鶴至其前曰：奉上帝敕令。請真人跨鶴上昇。邱長春默想三官大帝之言。七載成真當興。焉有今朝飛昇之理。莫非這是我心中陰魔相攻。生此種種虛幻。敗我真道。止這一點醒悟。二童子也不見了。也莫甚麼白鶴。獨自一人坐在半邊蒲團上。窗外星月交輝。萬籟無聲。這真是平白生出許多奇奇怪怪的事來。若不是念頭抱得穩。險些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悔不

該逞一時之興。去試賽麻衣。故惹下許多陰魔。若不煉去陰氣。焉能純陽。又想了一想。必用個混魔之法。方能羣陰削盡。使他無隙可乘。乃爲上策。

於是離了磻溪。來在一個土山。見坡下有一圓石重可百觔。也是個僻靜之處。乃結草爲菴。打坐其中。若到陰魔發現之時。他便速來。將那圓石往上搬運。移至半坡。復使墜下。又來靜坐。景象一生。便運石混之。如此三年。陰魔盡退。遍體純陽。諸般景象。入眼皆空。靈明日著。天機自應。知有一莊故事。但天機不可洩漏。須去點化一番。若能使他醒悟。可免此沉淪。不失上體好生之德。下開救濟之門。當時離卻土山要去辦

這件事情。

且說刊隴之地。有個富戶姓王名雲。家中富豪。人都稱他爲王大戶。也算得一個財東。依山傍水而居。自得山環水抱之勝。門外一道溪河。這王雲雖有若大家私。卻居心刻薄。慣使大秤小斗。輕出重入。一味欺貧凌弱。占田奪地。他家那些奴僕。狐假虎威。狗仗人勢。佔騙鄉愚。姦淫婦人。無所不爲。仗著主人勢耀。造下彌天罪過。猶然不知。他家門外有一大石長丈餘。高數尺。頭大尾小。像獅子一般。故此呼爲石獅子。在外邊做活路的人甚多。每到吃飯時。看守莊門的人。跋在石獅子背上。用槲一敲。四下都聽見。即回來喫飯。這是常規。相去不遠。有個山坡。坡

上修了一觀音廟。是王雲先祖所建也。施得有地土。招得有住持。王雲當事之時。把住持逐去。將地土取回。只是未曾拆毀廟宇。打壞神像。也算他還有一點善心。雖留下這廟宇。卻成了一個冷廟。邱長春從寶雞地方到此。就在這廟裡棲身。每日聽見梆響。便去化齋。化了十幾天。並無一人瞅睬於他。莫說化齋。連水也化不到一口。只有一個丫頭。名叫春花。見他來了幾回。皆空手而來。空手而去。心中不忍。暗地藏了幾個鏰。出來與長春丟入袖內說：老師傅快去。此非善地也。又過了兩日。邱長春來化齋。正遇王雲立在門首。長春原本是來點化於他。今見他站在門前。便說了四句話來打動他。話曰：貪名爲利不回頭。一日無常萬事休。



縱有金銀帶不去。空遺兩眼淚長流。

長春將說畢。只見王雲勃然作怒曰：「你這野道休得在此胡言亂語。我生平是不信佛法之人。你各自早去。免受凌辱。」長春曰：「貧道特來貴府化齋。隨會長施濟一施濟。」王雲見門外有個拾馬糞的簣子內。裝有馬糞。旁邊有把拾糞的鏟子。他掣過手來向簣內鏟了一鏟馬糞。走到長春面前說道：「你求我施濟。我便將此物施濟於你如何。」長春正要試他心念。見他這樣子。恐是作戲。故將岩瓢往前一支。他當真把一鏟馬糞傾入岩瓢。邱長春曰：「此馬糞與我有何用處。」王雲曰：「這糞都是我雇下人工拾來的。今平白與你。也算我施濟也。」

長春聞言。口稱善哉善哉。那王雲與衆僕俱各大笑。閤家大小聞此言。盡皆發笑。只有春花心中不然。一日見那些奴僕。俱上坡做活去了。暗藏幾個蒸饅在袖內。走出外來。恰好正遇長春站立門外。即欲將饅給與他。長春曰：我非來化饅也。有一句要緊的話對你言說。你可牢牢緊記。若見門前石獅子眼睛紅時。便可到山上觀音廟去躲過一時三刻。方保無憂。說罷。飄然而去。霎時不見。

春花把此言記在心內。每日出來看石獅子兩遍。如此數月。卻被一個放牛娃子看出情形。問曰：春花姐。你每日出來瞧這石獅子。所爲何故。春

花對他說道：那日化齋的老師傅。他對我講。等這石獅子眼睛紅了之時。叫我急到觀音廟去躲避一時。可免大難。放牛娃子聽得此言。甚是異奇。欲與她戲耍一戲耍。暗地尋得一塊紅土。下午牽牛歸來。跋上石獅子去。用紅土在石獅子面上抹了兩個圓圓。就像一對眼睛。抹畢即下來。閃在一邊。看她如何。是時天色將晚。春花在内。忽然心驚目跳。行坐不安。心中暗想。莫非石獅子眼睛紅了。急忙出外觀看。也不顧主人嗔罵。出得外來。果見石獅兩眼通紅。大吃一驚。竟奔觀音廟去。放牛娃子見她跑上廟去。也隨後跟來。將到廟内。正欲問她。猛然一個乍雷。震得山搖地動。俄而狂風四

起。黑雲滿天。霎時間大雨傾盆。如瓢潑桶倒一般。直落到半夜。雨纔住點。春花和放牛娃兩個。伏在神桌下。耳聽響聲颯颯。如千人擂鼓一般。似萬馬爭奔之勢。到得天明。才敢出來觀看。正是不看之時猶小可。看了之時嚇吊魂。卻原王雲這所莊廊。昨夜不知甚麼時候。蛟龍在此過路。見他這房子修得十分體面。就借往水晶宮去了。止有石獅不肯去。卻倒卧在河當中。卻說春花見王雲合家被水打去。未免心酸流淚。少時驚動遠近大小男男女女。齊來觀看。個個俱言天爺有眼。報應不爽。又見春花啼哭。便問曰：你的主人全家覆沒。妳怎麼逃脫性命。春花遂將道長指示之言。對他們訴說一遍。衆鄉人紛紛

議論。都說王雲惡貫滿盈。天降水災。那道長想必是位神仙。前來指點於他。他不肯回心。故此被水打去。你雖然是個丫鬟。却有點善根。故將你救出。又帶挈放牛娃子不死。看來人生天地之間。總要做些好事。大難來時。方有救星。又問春花你今如何。春花曰：這廟原是老主人當年造的。周圍這些地土。已捨在廟內。如今我就在這廟裏帶髮修行。也不想那花花世界。紅塵美景。衆人說：如此甚好。我們與妳湊些盤費。暫且度日。待秋收之後。不少吃用。衆人說畢。各去湊了些錢糧。交與春花。又尋了一個老婆子與她作伴。春花謝過諸人。從此一心一意。苦志修行。過了數年。邱真人在龍門洞靜養。知他真心向道。便來度她。她即拜真人爲師。後來也成正果。

此話丟下。又說邱長春自指示春花之後。遂入隴  
州山中。見一石壁。壁上有洞。乃秦末漢初之間  
。婁景先生定日月之處。下有溪河。這懸岩石壁  
臨溪水。其水彎曲轉折。遠處望來。這石壁如跨  
在溪上。其洞如門。時人重的是科甲。見此山洞  
像門一樣。就取名龍門。蓋取鯉魚跳龍門之意也  
。長春到此。始悟門上龍飛之語。應在茲矣。便  
於洞門養性修真。不兩年。隴州乾旱。隴州太守  
。率領郡民祈禱。雨澤不降。看看苗稼焦枯。萬  
民憂苦。邱長春乃赴州郡。自言能禱三日霄霖。  
普救萬民。州官大喜。拜請登壇。邱長春乃嚴整  
衣冠。俯伏壇庭。一念投忱。誠通上帝。果見滂  
沱大降。下了三日三夜。田禾豐足。萬民遂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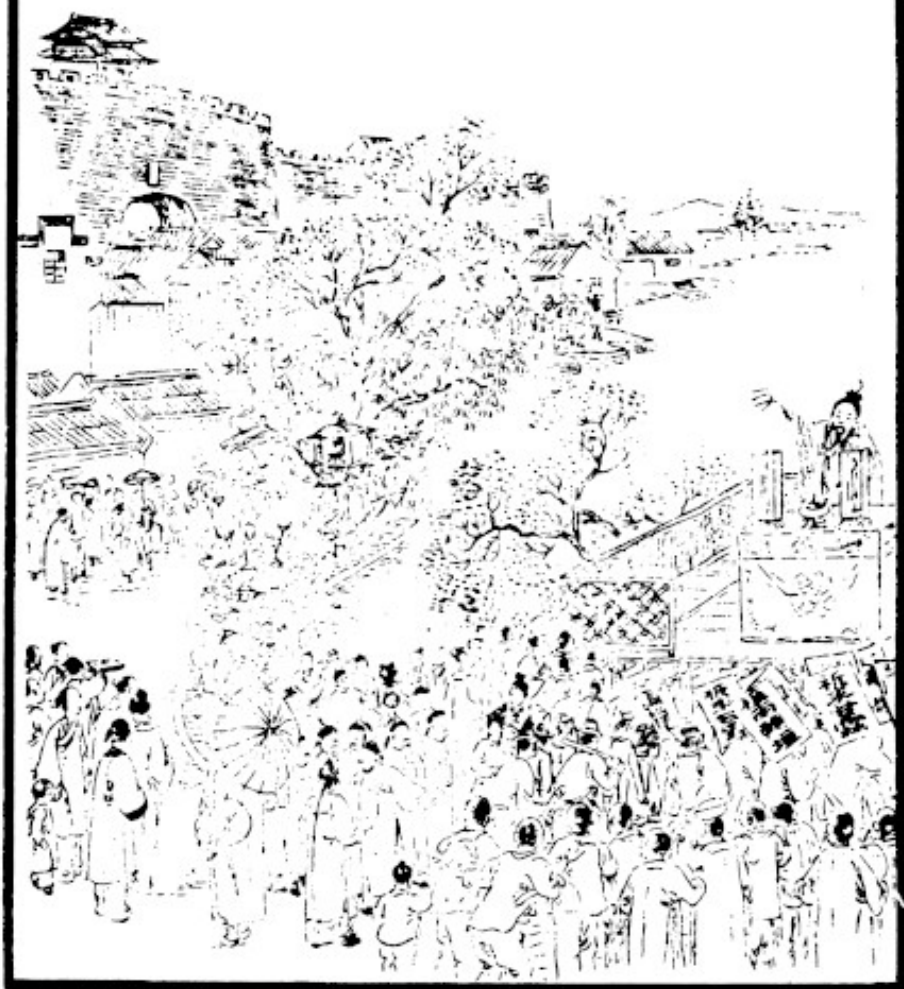
明年北直一帶。大遭天乾。久旱不雨。天子率領  
百官求雨不降。元順帝傳旨。張掛榜文。招求有  
道之士。祈禱雨澤。有能求得下雨者。高官重爵  
以酬其勞。皇榜懸掛。各省知聞。隴州太守保舉  
一人能求雨澤。不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

昔年困饑。僅如今動帝王。

祈甘霖回  
天轉日  
施妙術換  
風偷龍



子板





第二十六回 祈雨澤回天轉日 施妙術換鳳偷

龍

一片至誠可格天 卻將兇歲轉豐年  
休言元主愛民切 還是真人道妙玄

話說元順帝張掛皇榜。招求道行清高之人。祈禱  
雨澤。隴州太守奏摺進京。上言：隴州龍門高士  
邱長春道德清高。昨歲隴郡乾旱。賴此人力。  
祈得霄霖。普救萬民。今皇上欲求雨澤。以舒民  
困。非此人不可。臣以救民爲切。故此奏聞。元  
順帝覽罷奏摺。龍心大喜。即命哈哩脫脫大夫來  
聘長春。不日到了龍門。呈上玉帛。即宣元主之  
意。長春欣然應召。即與大夫同到北京。次日朝  
見元主。元順帝尊以師禮。賜坐九卿之上。委以

求雨之事。

長春奏曰：皇上憂民心切。臣敢不效微力。但必須高設雨壇。皇上親自拈香禮拜。臣然後禱告上帝。限三日有雨。元主大悅。即命有司董理其事。又使太監送長春到集賢館安身。次日早朝。有司奏稱雨壇已設。端候法師登壇。元主即宣長春同到壇所。天子恭自焚香。禮拜已畢。御駕回宮。長春俯伏雨壇。奏言懇切。到了第三日午未時分。紅日當空。如火輪一般。晒得遍地起塵。人皆汗流。長春以楊枝醮淨水。向紅日洒去。少時日邊生出一段黑氣。倏變爲雲。將紅日遮掩。一霎時天昏地暗。大雨如注。梗梗下了幾日。轉枯爲榮。變朽回春。人民騰歡。羣生成賴。元順帝

龍心大喜。封長春爲宏道真人。留居京師。待以上賓之禮。一日元主宣真人入內。遊玩至御苑。這苑內有長青之草。不卸之花。奇石怪樹。不可名狀。元主與真人同坐石上。談道論玄。有五色祥雲覆於空中。如華蓋一般。

講到精微之處。元主嘆曰：朕若非承緒大統。願從赤松子遊。待朕有了後嗣。當拜真人爲師。入山修煉。邱真人曰：主上免慮。皇后已懷龍胎。不久當生儲君。元主暗想：真人果是神仙。便知后宮有孕。即隨口應曰：皇后果然身懷六甲。但不知是男是女。邱真人曰：臣已算定是男。萬無一失。元主曰：果如師言。朕之幸也。真人退出。元順帝回宮對皇后說：邱真人算定御妻身懷龍

胎。不知準也不準。皇后奏曰：他焉能算得如此  
的確。何不宣國師上殿。與真人同算。兩下言語  
相符。方爲定準。元主大喜。次日宣白雲寺白雲  
禪師上殿。與邱真人同算。皇后身孕到底是男是女  
。

白雲禪師屈指一算。奏曰：依臣所算。娘娘身懷  
鳳胎。定生公主。元主又問邱真人。真人奏曰：  
臣昨日與主上講得明白。皇后身懷龍胎。必產儲  
君。何勞再問。白雲禪師笑曰：汝既在悟玄。必  
知數理。再一算。邱真人曰：算不算總是龍胎。  
必生男也。禪師怒曰：我數理所算無遺。汝何得  
妄言。擾亂聖德。邱真人曰：數理不如天理。陰  
德有回天之力。善行有傲數之功。今聖上躬自祈

雨。普救萬民。昆蟲草木。均沾其惠。此陰德之大者也。或者感動上天。轉女成男。化鳳爲龍。亦未可知也。白雲禪師曰：吾以汝爲有道之人。卻原也只尋常。懷胎在前。祈雨在後。豈有生成胎孕復有更變之理。邱真人曰：我已料定。何必強辯。白雲禪師曰：你敢與我打賭。邱真人曰：打賭便打賭。有何不敢。白雲禪師曰：若是龍胎。我將白雲寺輸與你。邱真人曰：若是鳳胎。願將首級輸與你。禪師笑曰：莫生後悔。真人曰：一言爲準。何悔之有。禪師曰：口說無憑。要立字樣爲據。

邱真人即於御前求了紙筆。便在龍書案前。寫了字樣。上寫：立賭首級人邱長春。今與白雲禪師

賭勝。倘若後宮主母產生是鳳。邱長春爲輸。願  
割項上首級。並無異言。白雲禪師也在御前提筆  
寫道：立出賭白雲寺人白雲僧。今與邱長春賭勝  
。倘若後宮主母所生是龍。白雲僧爲輸。願將白  
雲寺輸與邱長春。永無異言。寫畢。兩下畫押。  
彼此交換。各念了一遍。然後呈上御案。元順帝  
龍目覽過。親自收存。等待皇后分娩之時。便知  
分曉。是日朝散。各歸其所。  
且說白雲禪師回在白雲寺。想起邱長春如此勇決  
。莫非皇后果然是龍胎。是我錯算不成。放心不  
下。再推數理。並無差失。心中暗喜。自言自語  
。說是邱長春你也怪不得我了。這是你自惹其災  
。自丟性命。枉自修道一番。不言白雲禪師背地

嗟嘆。又說邱真人回到集賢館。算定皇后分娩之日。飛了一道神符。在九天玄女宮內。借來一位神女。名曰玉貞仙女。變化無窮。神通廣大。這仙女奉了九天聖母之命。來聽邱真人差遣。邱真人恭對仙女言曰：今夜丑時。寧王府中。王妃當生孩兒。你可將葫蘆化變女嬰。換他男孩。抱在金鑾殿上。待我換鳳之後。你將鳳去換回葫蘆。神女領命自去辦理。我且不提。又說是夜子時。皇后分娩。產生一女。果應了白雲禪師鳳胎之言。宮人報與元主得知。元順帝甚服禪師算法有準。又憂真人性命難留。必設法救之。方是爲君之道。於是駕設早朝。衆官已知皇后生下公主。當時齊來朝賀。白雲禪師也來賀喜。奏曰：臣聞皇后產生儲君。接起聖朝一脈。臣不勝之喜。但願

吾皇萬歲。太子千秋。元順帝嘆曰：朕命應乏嗣。不足爲恨。但邱真人錯算陰陽。其輸宜也。朕念祈雨之功。欲爲救免。願捐皇餉十萬。賠補白雲寺。以贖真人首級。元主說罷。白雲禪師尚在沉吟。黃門官報奏邱真人來朝。元主即命宣入。邱真人入朝拜已畢。也賀元主曰：皇后產生儲龍。臣故來與主上賀喜。元主曰：真人誤矣。皇后所生是女。邱真人曰：臣算萬無一失。若果是女。請抱出與臣一觀。臣死也甘心。

元主本欲救護。今見他這般抗直。心中未免不悅。遂叫宮娥入內。將女嬰抱出。此時已到寅卯時分。神女將葫蘆化成女嬰。換了男孩。掩了神光。在金鑾殿上等候了許久。只見宮娥抱出女嬰到



御前回覆。元順帝使宮娥遞與真人。自去認識。邱真人雙手接過。用袍袖一掩。早被神女將龍換鳳。把一個男孩換去女嬰。到王府交待去了。衆官都是肉眼凡胎。焉能得見。白雲神師不過有點智慧卻無神通。如何知曉。當下邱真人使了這偷龍換鳳的手段。雙手捧著男孩。遍請百官觀看。到底底是男是女。百官看罷。齊呼太子千秋。氣得白雲禪師面皮失色。走將過來。把孩子接在手中一看。明明是個男孩。那裏是女嬰。當時滿面通紅。只得也與元主稱賀道：果是後朝儲龍。說罷。將男孩呈上。元主一見。大奇其事。隨即改口曰：朕聞宮人傳報。也未親睹孩子。遂致認爲女嬰。此宮內之誤也。即命光祿寺擺宴三日。大赦天下。元主退殿。文武散班。邱真人問白雲禪師

曰：我師怎樣吩咐。白雲禪師曰：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明日交廟與你。你搬進來。我搬出去。萬事俱了。有何吩咐。說畢。各自歸寺。邱真人自回館內。神女即來繳還葫蘆。上九天去了。這且不表。又說白雲禪師回到白雲寺。心中不服。再推數理。總算不出。真乃棋高一著難取勝。技弱三分總是輸。眼睜睜要騰地頭。未免嗟嘆。身旁有個侍者。對禪師曰：邱長春獨自一人。焉能占若大寺院。我們要一人頂一人。一個換一個。若頂不盡。換不完。我們還是住下。慢慢再作道理。禪師聞言大喜。次日邱真人來到。白雲禪師曰：僧多屋廣。廟闊人稠。你來一道。我去一僧。一個換一個。一人頂一人。若換不盡。

便走不完。僧也住得。道也住得。邱真人曰：「妙妙。原要如此纔好。我到山門前。喚他們進來。說罷。走出山門外。將袖內拂塵取出。把拂塵上棕絲拔了一些。向空拋去。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莫說我今人力少  
須知身邊玄妙多

諭吾人  
藹藹  
告誡  
論修行  
層層  
做來

子桓



七  
真  
傳



二〇七

第二十七回 諭道衆敦敦告誡 論修行層層做

來

花落花開又一年 人生幾見月常圓  
打開名利無栓鎖 烈火騰騰好種蓮

話說邱真人走出山門。在袖內取出拂塵。暗將拂塵上綜絲拔斷一些。吹口真氣向空拋去。被風吹散。不知落於何所。霎時來了無數道衆。跟隨邱真人進來。將寺內僧人換盡。白雲禪師即於邱真人所居集賢館住下。這些僧衆散在各廟棲身。你道邱真人爲何定要這白雲寺。因北京地方。王氣正盛。知是久都之地。欲借此盛地開一開壇。演一演教。二者白雲禪師應在南邊發跡。開闡三江一帶地方。若久在京都守著這白雲寺。終難開闡

。故此竟將這寺院占了。使他好向南去普度衆生。  
。故而天地真人各有其所。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  
。或利於彼而不利於此。上士修真。必取其相生  
相應者而居。其於相剋相妨者則避之。此謂得其  
地利也。閑言少敘。且說邱真人在白雲寺招集道  
侶。不到一月。便來了幾十位道友。應酬事務。  
各派有職司。一時間熱鬧起來。邱真人見道友們  
賢愚不等。少不得開示一番。

邱真人對衆友曰：所謂出家者。出塵離俗也。必  
先有一番看破塵俗之意。隱居求道之心。方可謂  
之真心出家也。若一時妄冀成仙。或因氣忿。或  
貪安閑而出家者。是借道爲由。而實安頓其身也。  
。故猛勇心易起。長遠心難得。以道爲可有可無

。所以終失玄妙。又有幼失依怙。老來孤獨出家者。不過借吾門以棲身。有何看破之事。總而言之。既來者則安之。管他看得破看不破。來在三寶地。都是有緣人。進吾門者不窮。出吾門者不富。既入吾門。當體吾心。上者叅玄打坐。中者誦經禮誥。下者作苦做工。亦可以了出家人之事。人所不能者。我勉而能之。人所不忍者。我必忍之。能者能絕情慾。忍者能忍饑寒。如此則過於人也。要使心中空虛。勿容一毫障礙。勿起一點偏私。不惟無人。更且無我。以我所無。而魔從何有哉。要在此虛無之中求道。工夫自得。若於做作上坐工夫。反失真道。凡事量力而行。不過不及。識其大者成其大。識其小者成其小。傍繩墨而去。循規矩而來。雖不成能成仙佛。亦不

失爲好人也。不枉出家一場。若止知挽髻是道。削髮即僧。五蘊不空。四相未忘。外面儼然衣冠。內裏幾同禽獸。名利之心不淡。是非之心常存。奢華爲念。只恐衣服飲食不及人。僥倖在意。常望所作所爲皆如願。如此之人。雖說出家。竟未出家。名呼爲道。全不在道。以此看來。不及還俗歸家。染苦爲樂。何必久戀玄門。指道營生。造下無邊罪過。今生既不能超拔。來世猶墜於苦海。是今生之福果未得。而來世之罪孽早種。當自思省。

邱真人正言之際。山門外來了十餘人。俱是高長大漢。你道這些人是誰。乃是當年秦嶺山上打救真人的幾位好漢。趙璧、王能、朱九等。同著一



夥弟兄。到這白雲寺來。卻原來他們昔日在秦嶺山上救活邱真人。被真人說了幾句罪福因果的話。把他們提醒。各自改邪歸正。做了一個雜貨生意。奔走幽燕之地。卻也可以度活日時。一混十餘年。趙璧、李雄、張建俱已老了。只有王能、朱九尚未留鬚。他們聞聽人言白雲寺有位邱大真人。是個有道之人。去歲祈禱甘霖。普救萬民。後來又算皇帝娘娘定生太子。與白雲禪師打賭。將一座白雲寺贏在手裡。他如今廣招學道修行之人。在那裡講經說法。他們聽見這話。大家歡喜。趙璧曰：當年我們在秦嶺山上救活那位老師傅。他牌兒上有邱某奉行之句。敢莫他如今得了道否。我們何不同到白雲寺去瞧一瞧。張建曰：我們常行走訪問有道之人。今者或可遂願。也未可。

知。朱九曰：只要他有道有德。我等便拜他爲師  
出家去罷。趙璧曰：朱兄弟之言。甚是爽快。  
於是大家一齊來到白雲寺。正遇邱真人和衆道友  
坐在大殿院裡。講這出家學好的言語。見他們進  
來。邱真人即站起身來說道：衆位好漢。別來無  
恙。趙璧等皆認不得邱真人了。當下見問。忙答  
曰：蒙神天護庇。得獲安寧。你這老師傅像在那  
裡遇過。一時忘懷。敢乞明示。邱真人曰：不記  
秦嶺山餓飯的道人嗎。趙璧曰：道長就是當年指  
點我們那位老師傅嗎。邱真人曰：不是我是誰。  
趙璧等聞言。一齊下拜曰：別後不覺十年有餘。  
我等俱已衰朽。老師傅容顏轉少。真有道之人也。  
昔日曾說過老師傅得道之後。我等要來投奔。

望老師傅將我等收留。願拜在門下爲徒。不知老師傅意下如何。

邱真人曰：昔承救命之恩。至今未忘。若說我修道。我實無所得也。不過仗道以開化世人。嗟呼。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昔日不過是警戒自己之意。誰知衆好漢一聞此言。洗心革面。勇於改過。不失爲好人。十餘年來。守志堅實。今者看破紅塵。要來出家。也是一莊快事。但既來出家。俱是前生積有善行。纔能起這個念頭。雖發心爲僧爲道。必謹遵法言法訓。當要慈心下氣。恭敬一切。不可使性縱情。妄念千般。更宜捨己從人。最忌傷生害命。勿謂我不如人。遂起嫉妒之心。休言他不及我。便生輕慢之意。莫將好勝心

凌辱於人。休起憤高念。驕傲乎己。我不如他。是我修積未到。他不及我。是他時運未來。道無大小。更無尊卑。不論富貴貧賤。何分尊卑老幼。有道者爲大。有德者爲尊。好學者如金如玉。不好學者如草如茅。不貴金銀財寶。只重仁義道德。天子出家不爲貴。乞丐出家不爲賤。我當年幼失依怙。蒙兄長提拔成人。知與紅塵無分。一心訪道修真。後遇吾師重陽真人。授以至道。又蒙師兄馬丹陽深爲指撥。自斜谷分單之後。深自勉勵。大餓七十二次。幾至殞命。小餓無數。苦難盡言。然而我心如鐵石。寧死不退初心。越受磨難。其志愈堅。後在磻溪行苦工六年。其中困苦。曷可勝言。嘗言苦盡甜來。一朝頓然醒悟。蒙天眷顧。屢祈雨澤。悉降甘霖。一時名動帝邦。

。身赴宣召。雖曰道果未成。到此地步。亦非容易。爾等既要出家。當作斯念。不以富貴動其心。貧賤移其志。視我身爲已死之人。今於死中得活。當大起一個念頭。求個不死之法。方可謂之至人也。

邱真人話畢。趙璧等皆唏噓流涕。痛念真人當年修道之苦。邱真人曰：不到苦之極處。苦根不盡。智慧難開。今願爾等當於苦處求之。受一番苦。即退一番魔障。受十分苦而魔氣全消也。真人話畢。擇日與他們冠巾挽髻。俱各取有道號。自不必題。

又說皇后自思：我生下明明是個女孩。抱出殿去。打了個轉。却變成男孩。把白雲禪師若大一座寺院。輸與邱長春。這都是爲我一人生出這段禍來。又恐白雲禪師心中煩悶。遂命內侍宣禪師入宮。安慰一番。說爲這小小孩子。致使我師受累。白雲禪師曰：數理算定是鳳。不知邱長春用何邪術。換作男孩。臣恐非社稷之福也。皇后曰：當今以乏嗣爲念。本后也不敢深言。聖上得了這一個孩子。敬邱長春如神仙。每日在御苑內講道談玄。少回宮院。白雲禪師曰：昔唐明皇在位。滿朝文武稱張果爲神仙。唐明皇以毒藥入酒中。使張果飲之。張果連飲三盞。口中說道：酒無好酒。殺無好殺。說罷。昏迷半刻。滿口牙齒盡黑。醒來忙索御前鐵如意。將黑齒盡行擊落。閉口片。

時。滿口復生白齒。唐明皇纔信他是真仙下降。今娘娘何不學唐明皇故事。置鳩酒於案頭。宣長春飲之。彼若飲酒不死。即真仙也。皇后聽畢。甚善。即命內侍去宣。不知長春來飲酒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略施些小計 神仙也難逃

賜鶴酒皇  
后試道戴  
金冠真人  
吟詩





第二十八回 賜鳩酒 皇后試道 戴金冠 真人吟

詩

丹成九轉盡純陽 入聖超凡壽命長  
不有一番曲折事 焉能萬古把名揚

話說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命內侍到白雲寺去宣邱真人。皇后乃預置毒酒以待。且說內官兒奉了娘娘之命。來召真人入宮。真人已知其意。臨行吩咐趙、李諸人。速備二十四缸涼清之水。一字兒擺著。待我歸來。自有妙用。不可失誤。以壞吾事。叮嚀已罷。即同內侍入宮。叅見鳳駕。皇后曰：前者真人算定本后必生太子。果如其言。本后無以酬勞。今則欽賜御酒三盃。畧伸敬意。說罷。命內侍捧酒至真人面前。邱真人也不推辭。

。連飲三杯。辭了皇后。轉回白雲寺。見二十四缸清水。擺列廊下。真人即跳入缸內。冷水浸著。霎時水熱。起來又跳入二缸內。二缸水熱。又跳入三缸內。一連跳了二十三缸。到二十四缸。水未挑滿。淹不及胸。毒氣未盡。毒火上升。把天庭上的青絲髮。沖落有三指寬。遠處看來。就像如今半頭道士一般。

這且不題。又說白雲禪師打聽邱真人未死。又進宮來奏聞皇后。皇后曰：飲鳩酒不死。定是神仙無疑也。白雲禪師曰：或者酒毒未甚。不致於死。也是有的。臣聞神仙能剋五金八石。凡金銀銅鐵到他手中如泥土一般。要方便方。要圓就圓。道門有巾有冠。巾者覆髮也。冠者束髮也。今偽

爲不知。總而言之爲巾冠。娘娘即以巾冠作金冠。賜他黃金一錠。使其戴於頭上。他若戴得穩。便是真仙。若戴不穩。大家取笑一番。他必不自安。無顏見人。定退歸山林。皇后聞言甚喜。又命內侍再到白雲寺宣邱真人入宮。真人即隨內侍來到皇宮。皇后見他天庭無髮。即問曰：真人頭上何無髮也。邱真人不慌不忙說出四句話來：

昨承丹詔赴瑤堦  
王母與臣賜宴來  
連飲三杯長壽酒  
遂將頂上天門開

邱真人說畢。皇后心懷慚愧。本不欲再試道妙。無奈已曾應允白雲禪師之言。乃笑而言曰：真人果是真仙。神通非小。令人欽服。本后御製金冠。真人可戴在頭上。配一配道相。說罷。即命內

官兒用瑪瑙盤捧出一錠黃金。對真人曰：娘娘御賜金冠。請真人戴上。以好謝恩。邱真人早已知覺。袖內帶有鋼鍼。雙手將黃金接過。運用三昧真火。向黃金吹去。其金遂軟如泥。用鍼把金插入。將黃金錠在髮上。用鍼挑著幾根髮。插入金竅內。鍼尖上又挑幾根髮前後勒住。那錠金子。可不是穩穩當當戴在頭上。皇后聽了白雲禪師之言。不過欲取笑邱真人。誰知與道門遺下個規模。今日道友們所戴之黃冠。即興於此也。這話不提。又說邱真人將黃金戴在頭上來。與皇后謝恩。口中吟詩一聯：

屢承丹詔頒恩深  
臣敢將詩對主吟  
君子心中無冷病  
男兒頭上有黃金

真人吟詩畢。皇后自覺不安。站起身來言曰：本后知過也。真人諒不介意。邱真人曰：那有皇后之錯。是臣久戀囂塵。自惹魔障。言未罷。白雲禪師從屏風後跳將出來。一把拉著邱真人曰：邱長春也不是你自惹魔障。是老僧魔障於你。邱真人曰：禪師乃四大皆空之人。焉有魔障於我。看來實是我自取其咎也。

貪迷世故戀塵囂  
久戀塵囂魔自招  
煩惱實由我自取  
別人怎使我動搖

當下邱真人說了這四句話。歸咎於己。原本白雲禪師不曾多事。是真人偷龍換鳳。贏了他白雲寺。故此他纔生出這一點障礙。勸皇后置酒賜冠以圖報復。若真人不占他白雲寺。焉有這一場是非

。故真人歸咎於己。是天良不昧也。後人勿以此  
勝彼敗爲口實可也。白雲禪師聽得邱真人自歸其  
咎。禪師亦悔用意差失。隨口也說了四句曰：  
讀過佛經萬事空。爲何一旦心朦朧。  
說龍道鳳終無益。枉費心機錯用工。

皇后見禪師、真人皆各自任其咎、迴光返照。心  
中大喜。正欲讚嘆幾句。忽見宮人報道。聖駕來  
也。皇后即忙迎接聖駕入宮。邱真人與白雲禪師  
齊來參見聖駕。元主甚喜。說道：朕見二師不睦  
。時常憂慮。今往西宮散悶。方纔宮人報說二師  
和好。朕龍心大喜。故此離了西宮。來陪二師閑  
談。皇后又將二師皆各歸咎自己之句。對元順帝  
奏了一遍。元主大悅。說是三教原無二理。僧道

原屬一家。朕今也要說幾句話賀一賀二位師傅：  
一僧一道在京華僧道原來是一家  
從此不須分彼此共成正果爲菩薩

邱真人和白雲禪師聽得此言。齊來謝恩。元順帝  
對白雲禪師曰：朕已發皇餉與國師新建寺院。待  
工程圓滿。可將白雲寺佛像移於新修寺院內。另  
取寺名。將白雲寺改爲白雲觀。重塑道祖神像。  
以別僧道。各有所宗。爲千秋香火。作萬世觀瞻  
。素不負二師保孤之功也。真人同禪師重新謝恩  
。元主命宮人擺設素筵。君臣共樂。筵間又談了  
些道妙佛法。佛以空空設教。道以虛無爲宗。空  
者無也。虛者亦無也。看來總是一理。少時筵罷  
。二師辭了元主。各回原處。自不必提。

又說白雲寺出來那些僧人。在各廟裏駐紮。一日偶會在一處。大家商議曰：我們好好一座寺院。被邱長春占了。難道罷休不成。內有一位好事的僧人。自言懂風鑑。若依我主意。在白雲寺前面。修一座西風寺。管教白雲寺大敗。衆僧問致敗之由。那多事的和尚曰：豈不聞風水怕人破。以我西風吹彼白雲。何愁不敗。何愁不散。衆僧聞言。拍手大笑曰：妙妙。當下做了幾本緣簿。又有一個廣有文才的僧人。提筆寫了一個序頭。一齊來見白雲禪師。求他出頭。請幾處官銜。隨將西風吹白雲之語。對禪師說知。白雲禪師笑曰：是誰與你們打這主意。衆僧便指出那好事的和尚曰：便是這位上乘菩薩。白雲禪師便問他：你



要起西風吹散白雲。是何意也。那和尚曰：晚輩欲與上人報仇。白雲禪師曰：我佛開教以來。只可與人結緣。未聞與人結冤。出家人四大皆空。一塵不染。有何仇之可報乎。昔佛被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我佛並無怨恨。故此證位大雄。不生不滅。皆由能忍辱仁柔。方能具足神通。故吾門以空說法。空諸一切。無人無我。不聲不臭。既無人我之見。有何怨之可報。有何風之可吹。況且邱真人與我原無怨恨。這白雲寺是我輸與他的。又非他來強奪。昨日天子曾御賜皇餉。另修寺院。汝今捏造這些言語。滋生事端。倘天子知道。降罪下來。老僧擔當不起。你要修你去修罷。說罷。各自養靜去了。衆僧聽了白雲禪師之言。陡然醒悟。將起西風吹白雲的念頭。霎時

消化。把緣簿用火焚燒。依然散往各廟住下。只有這會破風水的和尚。心中不服。出來逢張對李。都說：我化得有幾千銀子。要在白雲寺前修座。西風寺。我這西風一起。將他白雲定然吹散。管教他們那些道人。一個也住不成。他以為說些大話。將白雲觀道友們嚇一嚇。殊不知道友們十個就有九個會說大話。聽得這些言語。也散些流言出去。說是叫他只管修。等他修起。我們在前面築起一垛高牆。如扇子一樣。等他風來。我一扇搨去。名為返風。自吹自散。忽一人大喊曰：你們能返風。我便去放火。不知喊者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忍辱原能致中和  
榮辱真假任東流



受丹詔  
七真成  
正果  
赴瑤池  
羣仙履  
蟠桃



七  
真  
傳

二  
三  
三

第二十九回 受丹詔七真成正果 赴瑤池羣仙

履蟠桃

修成大道出迷途 纔算人間大丈夫  
日月同明永不朽 乾坤並老壯玄都

話說那些誇大話的道友。正講到他若把西風寺修起。我們便在觀外修一堵照牆。自古道：雲怕風。風怕牆。這牆壁當把扇子。風來時與他一搨。那風便往回吹。名爲返風。話說未完。那秦嶺山上攔路打劫人的朱九在旁。大聲吼曰：只要你們能返風。我便去放火。燒它一個乾乾淨淨。王能見他如此冒勢。忙來喝住說：他廟猶未修。你去燒啥。等他修起之時。再燒不遲。衆道友聞言。大家笑了一陣。誰知就有那好事的道人。把這些

言語傳將出去。也是逢張對李胡說一番。年代久了話柄還在。相傳不實。以爲真有此事。說和尚修一座西風寺。要吹散白雲觀。被道人用個破法。迴風返火。把西風寺燒了。其實並無此事。不過那邊出了一個多事的和尚。這邊出了一個講大話的道人。你說過來。我說過去。惹動了那喜歡生事的人。編成話柄。有許多老修行在京地。土生土長。都把這莊事情。摸不清白。今依古書校正無訛。庶使後世門人不爭強論弱。則於因果有光輝也。

自古訛傳不可當  
說來說去越荒唐  
今人認作真實事  
屢把前賢論短長

又說邱大真人自與白雲禪師和好之後。靜養之餘。將修行工夫九九八十一轉。喻爲九九八十一難。以真性本情。心猿意馬。爲本身所用。以七情六慾、三尸六賊爲外魔侵奪。著成一部大書。名曰西遊記。書成之後。叫道童送至集賢館。獻與白雲禪師。白雲禪師是個大有智慧的人。一覽便知。也將那洞中景象。靜裏妙用。六六三十六路外魔來攻本身。以智慧神通生剋變化。著成一部大書。名曰封神演義。也令沙彌到白雲觀奉與邱真人。從此兩家和好。白雲禪師此時神通具足。飛錫到江南地方開闡去了。這一仙一佛著下西遊、封神。永垂萬古。妙用無窮。

兩部大書藏妙玄幻由人作理當然  
七情六慾從中亂生出魔王萬千千

閑言不敘。又說邱真人在白雲觀開壇演教。講說戒律。大開度世之門。重興全真之道。設規立矩以警後人。又垂訓文。以遺後世。開叢林七十二座。接玄裔百千萬載。三千功果。八百行滿。應赴紫府之選。以成大羅之仙。三十三天。丹書下詔。十月十九。跨鶴飛昇。是時也。霞光靄映。紫霧騰空。對對金童而接引。雙雙玉女以導行。和風習習。半空中幢幡旗舞。清音朗朗。雲端內仙樂鏗鏘。霎時離卻北京之地。頃刻來到南天之門。王、馬、殷、趙見而拱手。張、葛、許、薩笑以相迎。朝至尊於金闕。覲天顏於玉京。俯伏玉階之下。凌霄殿前稱臣。吾皇萬歲無疆。大哉帝德好生。上皇一見甚喜。即命考校功程。三官

上殿。保舉七真：功德堪稱。考苦行於內功外功。邱長春爲第一。通妙玄於無極太極。劉長生爲二名。譚長真道心堅固名列三等。馬丹陽清靜無爲。第四堪稱。郝太古一塵不染。舉爲第五。王玉陽萬慮俱寂。應在六名。孫不二智慧圓滿。首倡修行。其功最大。應該超羣。然則遜讓一步者。前以她爲始。今以她爲終。註名第七。全始全終。七真之果。紫府已標名姓。今臣敢以奏聞。奏罷。天顏喜悅。逐一勅封七真。邱長春封爲天仙狀元。紫府選仙。上品全真教主。神化明應主教真君。劉長生封爲玄靜蘊德真君。譚長真封爲宗玄明德真君。馬丹陽封爲無爲普化真君。



郝太古封爲通玄妙極真君。  
王玉陽封爲廣慈普度真君。  
孫不二封爲玄虛順化元君。

上皇封贈訖。劉、譚、馬、郝、王、孫六人。俱已謝恩。只有邱長春不肯謝恩。三官大帝喊曰：邱長春怎不謝恩。邱真人俯伏玉階。涕淚交流。惶恐奏曰：非臣不謝恩。只緣道本難學。仙不易成。後世修行學道之人。如臣受那百千萬苦而不退初心者。萬中難選一也。好最難學。非學好不能了道。臣有學好難本章上奏。

悟道不易。學好最難。蓋學好之事。非大力量之人不能學也。要能忍飢受餓。忍辱受恥。有

時衣不終身。食不終口。日斷兩餐。夜難一宿。  
。無日不惹人嫌厭。屢受凌辱。言之酸心。聽  
之寒膽。臣經歷千般苦處。故知學好之爲難也。  
。一好字而難學。敢望仙乎。臣恐天下後世修  
行悟道之人。不能如臣受苦受難。有學道之名  
。而無學道之實也。使臣無從化度。有負吾皇  
榮封之恩。故臣不敢謝恩也。伏乞赦宥。

邱真人將這好難學奏聞上帝。羣仙默然。只見四  
大帥內走出一位星君。你道這星君是甚模樣。

生成赤髮赤面赤鬚赤心隨身。金盔金甲金磚金  
鞭。足踏三五火車。追風逐電。統領百萬貔貅  
。降妖捉怪。糾察無私。人稱鐵面雷公。護法

有感。共尊先天靈祖。

話說靈祖在旁。聞聽邱長春奏稱學好之人。有許多磨難。無人護持。當時起了惻隱之心。願作護法之神。遂大聲喊叫：邱長春。你只管謝恩。後世若有修行之人。學道之士。他有三分修持。我有七分感應。他有十分修持。吾便隨時照臨。自有人辦齋造供。不使他忍饑受寒。邱真人聞聽星君之言。方纔謝恩。又與星君作禮。把一個幾千觔重的擔子與星君擱在肩頭上。少時上皇退殿。羣仙散班。七真同到紫府參見啓祖東華帝君、鍾離祖師、洞賓祖師。又拜見師傅重陽真人。東華帝君。使紫霞真人引七真到威儀館。習學瑤池禮儀。不日蟠桃會起。以好朝謁高真。

到了會期。東華帝君引領新進真仙。南宗北派。五相七真。端望瑤池而來。遙見瓊樓玉宇。金闕銀宮。珊瑚爲欄。赤玉作階。金碧交輝。朱紫奪目。祥光映眼。異香馥郁。瓊林玉樹之中。鸞飛鳳舞。金柱銀墩之下。虎嘯龍吟。玄鶴梅鹿。青獅白象。皆配成對。鳳輦龍車。鸞輿鶴驂。世無其雙。說不盡瑤池莊嚴。表不完崑崙美景。且說東華帝君引著新進羣仙參拜王母。王母待以賓客之禮。少時間聖真如雲而集。王母接見。啓問已畢。依前會古規。各有次序。只有新進諸真。必待主人安排。西王母曰：新進衆仙。對此上聖。而不能逐一參見。今可便宜行事。立在丹墀。

。向上三拜。普同一體。王母吩咐畢。東華帝君  
引領羣仙跪於瑤階。三禮九叩拜畢。王母逐一安  
位。樂奏鈞天。歌舞霓裳。席上珍品。難以名言  
。皆非塵世所有。許多仙童傳杯遞酒。無數玉女  
。把盞提壺。有數十童子。手提紫竹籃筐。凌空  
飛走。直登樹梢。摘取蟠桃。從上而下。頃刻滿  
筐滿籃。仙吏仙官。互相轉運。須臾盈庭。揀選  
最大者。上奉天尊大聖。其次者。供養大羅金仙  
三界正神。再次者。賞給蓬島散仙侍衛人員一切  
眷屬。其桃非容易而食。要有修行的人。方可得  
也。後世門人有欲慕此桃者。也學七真用心苦志  
。修行得道成真。參拜瑤池王母。必以蟠桃賜汝  
。吃一顆壽活千年。不老長生。會畢。千真萬聖  
。各回天宮。七真隨東華帝君轉歸紫府。這紫府

在方諸山上。這方諸也與崑崙相似。但不及崑崙  
之高大。其中也有四時長青之草。八節不謝之花  
。亦算天宮第一境界。不易到也。詩曰…  
七真因果永流傳 惟望吾人習妙玄  
受得人間無限苦 定做天上逍遙仙

附錄：論命

命無性而不立。性無命而沒依。雙修性命是真機。  
佛仙煉精出世。堪笑痴呆孽種。放蕩骷髏蠢姿。  
連累性靈下阿鼻。特為棒喝直指。

命無性而不立。性無命而沒依者。命乃後天母  
血結成。而為體軀。有體無性。由如有屋而無  
人也。有屋無人。而屋何用。況人先有性而後  
有命。先有人而後有屋。有性有命。而為有人  
有屋。有人有屋而成事業。想父母交感之時。  
而成氤氳。是謂無極。父情母意。精血相抱而  
成。太極即是性命。逐月生形。由兩儀而生四  
象。四象而生八卦。胎至十月滿足。落地一聲

。開口性化爲魂。命化爲魄。落於後天臟腑之中。魂居於肝。魄居於肺。肝有三花。肺有七葉。故云三魂七魄。七魄。係三魂主之。魂而喜生而惡死。魄而喜死而惡生。何以之故。凡人一死。性赴陰曹。依善惡功過。投生受報。生而又死。死而又生。生死之苦。惟承肩生者。如活牛剝皮。死者如滾油澆心。豈不痛哉。故魂只願長生不死。免受生死之苦。以逃輪迴之劫。魄者守墓。貪圖祭享。魂去而無所管。由他放蕩。故喜死而畏生者也。雙修性命是真機者。世間男女。只知逃命。而不知修性。那曉性命雙修的工夫。殊不知命。



是後天的血月。無有不壞之理。故前云命比屋。  
。性比人。屋久必漏。久漏必壞。故人能修屋。  
。可以久居得安。人不知修。養久必衰。久衰。  
必死。既前云性命化爲魂魄。若不修煉。魂飛。  
魄散。豈不可惜。涵谷先生曰。凡人若不修煉。  
。由如螃蟹下鍋。雖有七脚八手。不得其門而。  
出。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若得了修煉工夫。  
。修三魂而製七魄。三七合一而成大丹。一道。  
靈光。從正道大門而出。何莫由斯道焉。凡人。  
欲要曉得修煉下手的工夫。必要訪覓真師。有。  
真傳妙訣。煉魂製魄。是謂性命雙修之功也。  
佛仙煉精出世者。世人只知生男育女順行之理。  
。那曉逆行成佛成仙之道。凡人母腹出胎。倒。

週墮地下來。先天元神。化爲後天識神。先天元氣。化爲後天口鼻之氣。先天元精。化爲後天交媾之精。是謂順行。生男生女。皆是父母精血。兒女長大。父母必衰。那曉逆行成佛成仙之義。欲知此義。必要訪求明師。指示逆水昇天之訣。

前言先天化爲後天。今言後天而返先天者。即是煉精化氣。煉氣化神而還虛無。是謂逆行成佛成仙之道也。可歎世人迷而不悟。賢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那知三教。聖人道成上天。雖得自在。悲念下民。故發流經書傳世。欲教後人參悟書中之義。本聖賢之典集。照然若揭。而人心之矇昧。視若故紙。玉皇心經云。持誦

萬遍。妙理自明。令人知誦而不知持。誦而不持。有如夢誦。

故儒書云：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思則罔。世人不察其理。吾今剖明三教。經書引進入道之門。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又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孟子云：悴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若厄。玉皇心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又云出玄入牝。若亡若存。

綿綿不絕。固蒂深根。三教聖人。俱教後人。  
。悟透此理。超出苦海。同享天福。可歎後人。  
不解其義。不能入學。反生謗誨。欺聖滅賢。  
自是其理。由己橫暴。甘墮苦海。是為天地之  
罪犯也。吾今奉勸世間男女回頭自想。三天諸  
佛。俱有度人之心。並無責人之意。故教人煉  
精出世。同登彼岸耳。

堪笑痴呆孽種者。可嘆男女衆等昏迷不醒。造  
惡如山。作孽似海。好意勸他。非但不信。反  
起謗言。有如雪上加霜。冷水澆冰。愈積愈厚  
。何以得消。惡孽造滿。三寸氣絕。無常到來  
。冤鬼索命。可能逃乎。

放蕩骷髏蠢姿者。有等無恥男女。由己之性。不習正禮。慣行邪僻。妖嬈打扮。引動邪心。男色誘女。女色誘男。男女相誘。自爲得意。豈知陽有陽律。陰有陰法。陽律可避。陰法難逃。吾勸世間有志男女。速急回頭。改惡從善。可逃可避。以免上天之震怒也。連累性命下阿鼻者。

接上文所言無恥男女。不習正禮。專圖邪淫。貪口腹。殺生靈。損人利己。種種不善。多造無邊罪孽。豈可免哉。吾今指明爾等男女回頭細想。人爲苦惱之本。眼耳口鼻爲招愆之門。前云性命化爲魂魄。魂魄居內。眼耳鼻舌在外。即眼耳鼻舌招愆。造罪何故。要性魂定罪受

刑。

凡人一死。眼耳鼻舌俱閉。一靈性魂。無常引見閻君。孽鏡台前。分明善惡。所行之事。一一照見。依罪定刑。幻身造孽。要與性魂算賬。細細思想。真真何苦。叫做他喫肉我還錢。豈不被他所害。豈非是連累性靈下阿鼻也。阿鼻即是地獄。陽間造孽。陰間受刑。牛馬豬羊。要性魂去變。眼耳鼻舌。豈來管你麼。仔細想來。可不悲哉。我佛慈悲。恐人不能回頭。失落人身。特爲發言直指。有如當頭棒喝。真是我佛一片之婆心也。

余亦體我佛依法代言。指明相勸。使大地男女  
不昧天性。看破世事。名利又如浮雲。富貴似  
同幻夢。夫妻恩愛。終有一日分手。兒女滿堂  
。大限到來。不能替代。金銀雖多。難免無常  
不到。還該自省自悟。急早回頭。訪覓至人。  
指示性命至理。得受煉魂製魄工夫。外積陰功  
。消解累劫孽冤。內修妙果而證涅槃。蓮位待  
候。三千功滿。八百果足。上天自有丹書下詔  
。如蟬脫殼飛昇。朝參  
上帝。依功定品。賞賜五銖仙衣。金冠玉簪。永  
受天爵。九宗七祖。同享天福。永不投胎。再不  
下生。不生不滅。逍遙自在。三山海島。隨意散  
玩。極樂無疆矣。

偈曰：

借假修真妙最奇。  
煉魂製魄是真機。  
恐人放蕩無休息。  
故而直指作天梯。



九美德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禮	惠	仁	信	義	節	廉	孝	忠
以盡謙恭	以服羣衆	以待人物	以立交道	以制事宜	以保貞操	以養儉德	以奉尊親	以盡職責

西曆一九九四年一月敬印

農曆癸酉年仲秋

## 七真傳

香港圓玄學院敬印

荃灣老圍村

電話：四九三六五八九

四九二式二式○

七真傳一卷下

葵涌大連排道金龍工業中心第三期十二樓A座

承印者：宏大印刷設計公司

電話：四八七六三五七

傳呼：一壹二八一八二叫三叁一九